



共 產 主 義 人 生 觀

羅 明 編







新卷拾貳

觀生人義主產

羅 明 維

仁印不身識心

觀生人義主產共

編輯者

羅明

出版者兼
發行者

知識書店
天津魏新橋路

特約
經銷處

中外出版社
北平西長安街
益智書店
唐山永安路

· 有 · 所 · 權 · 版 ·

一九四九年四月月初版

(13) 1-5000



共產主義人觀

羅明編



新華書店印行

目 錄

第一章

無產階級先鋒戰士應當確定自己爲共產主義的現實而奮鬥
到底的革命人生觀.....

一 什麼叫做共產主義人生觀，怎樣建立共產主義人生觀.....

二 把個人利益無條件的服從黨與革命的利益.....

三 要堅持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與階級立場積極參加革命
鬥爭研究政治問題.....

四 爲建立鞏固的共產主義人生觀，共產黨員就必須要有各方面的修養與鍛鍊.....

五 非無產階級出身的黨員，更要特別注意鍛鍊，澈底改造思想.....

第二章

必須保持共產黨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的純潔
性加強黨性鍛鍊澈底改造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

一 中共的無產階級性質是由那些條件來決定的，黨內最本質的
矛盾是什麼.....

二 如何加強黨性鍛鍊.....

三 怎樣作一個好黨員.....

四 反對各種不正確的偏向.....

	(一) 反對自由主義·····	三六
	(二) 反對個人英雄主義·····	三九
	(三) 反對極端民主化·····	四三
	(四) 反對唯心觀念·····	四五
第三章	組織紀律的修養·····	四七
一	列寧斯大林等論紀律與民主·····	五三
二	黨員與黨及其他黨員的關係·····	五三
三	怎樣執行民主集中制·····	六二
四	「願意」和「強迫」的統一·····	七二

第一章 無產階級先鋒戰士應當確 定自己為共產主義的實現 而奮鬥到底的革命人生觀

一、什麼叫做共產主義人生觀？怎樣建立共產主義人生觀？

共產黨是為人類的徹底解放，為共產主義和無產階級事業而奮鬥的政黨。因此，一個願意以身為共產主義事業的共產黨員，不僅應當為共產主義而奮鬥，而且應當確定自己為共產主義的實現而奮鬥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觀。但是怎樣才能建立和堅定自己的人生觀呢？首先必須認識到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和堅信共產主義社會必然實現的前途。這就是說，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從他的階級覺悟，從他的實際革命鍛鍊中，從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素學中，深切了解無產階級在社會上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懂得無產階級利益及其解放事業，洞悉共產黨及其黨員在最近將來的政策和目的。具有這樣，他才能確定自己的人生觀，終其一生，為他的信仰的實現而奮鬥到底。同時，中共每一黨員，應當深刻知道，中國的革命是一個長期的艱

苦過程，在彎曲險阻的革命道路上，革命者必須經歷長期的艱苦與波折，並且在每一事變的緊急關頭，還有被犧牲的可能。因此，每個共產黨員不僅要堅信共產主義的必然實現，而且必須對於工人階級與中華民族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有不怕犧牲，不怕困難與奮鬥到底的決心。

（陳雲：「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

二、把個人利益應無條件的服從黨與革命的利益。

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是襟懷坦白，忠實積極，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犧牲個人利益，無論何時何地，堅持正確的原則，同一切不正確的思想行為作不疲倦的鬥爭，用以鞏固黨的集體生活，鞏固黨與群眾的聯系，關心黨與群眾比關心個人為重，關心他人比關心自己為重，這樣才算一個共產黨員。

——毛澤東「反對自由主義」

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在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都要估計到黨的整個利益，都要把黨的利益擺在前面，把個人的問題，個人利益擺在服從的他位。黨的利益高於一切，這是我們黨員的最高原則。每個黨員在思想意識中應當堅強的建立這個觀念。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黨性」或「黨的觀念」，「組織觀念」。應該使自己的思想中，只有黨與黨的利益，而沒有個人的打

算。要使自己個人的利益完全與黨的利益一致，以至溶化。在黨的利益與個人利益發生矛盾時，可以毫不躊躇，毫不勉強的服從黨的利益，犧牲個人，爲了黨的、階級的、民族的解放與人類解放的事業而犧牲個人，以至犧牲自己的生命，而毫不猶豫，以至感覺愉快，這就是最高的共產主義道德的表現，這就是黨員最高原則性的表現，這就是黨員無產階級意識的純潔與渾厚的表現。……

同志們，共產黨員應該具有人類最偉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同時具有嚴格而清楚的黨的無產階級的立場（即黨性與階級性）。我們的道德之所以偉大，正因為它是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道德。這種道德不是建築在退化的、保護個人及少數剝削者的利益之基礎上，而是建築在無產階級與最後解放全人類、拯救世界出於水火、建設幸福美麗的共產主義世界之利益的前進的基礎上。對於共產黨員來說，爲任何個人或少數人的利益而講犧牲，是最不值得最不應該的，但是爲黨，爲階級與民族解放，也是爲人類解放與社會進化，爲無數千百萬的最大多數的人類的利益而講犧牲，那就有無數的共產黨員簡直是視死如歸的，毫無猶豫的能夠犧牲他的一切。「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在必要的時候，對於多數共產黨員來說，是被視爲當然的事情。而且這不是由於他們的空想或沽名釣譽，而是由於他們對於社會進化的科學的了解與自覺。這正是我們的道德之所以最偉大、最科學。除此以外，我們不承認在階級社會中有所謂更偉大更科學的、超階級的、一般的道德，這只是騙人的鬼話，這在事實上

是建築在保障少數剝削者利益之基礎上的所謂「道德」。從夾的這種「道德」觀，都是唯心論的，把道德建立在辯證唯物論的科學的基礎之上，公開的建立無產階級解放與人類解放戰鬥的利益之物質的基礎之上，這只有我們共產黨人能够做到。

共產黨不只是代表各個黨員的利益，而是代表全體工人與人類解放的長遠的利益。黨的利益不只是各個黨員利益的集中表現，而是全體工人與人類解放利益的集中表現。除開無產階級與人類解放的利益外，共產黨就沒有其他的利益與目的。所以就不要把共產黨看作只是圖謀黨的、私利的、狹義的、行會主義的小團體。凡是這樣看的人，都不是共產黨員。

黨員是有他個人的利益，個人的發展，而且這種個人利益在某種時候可能與黨的利益發生矛盾對立，這時候要求黨員無條件的犧牲個人利益，而不能犧牲黨的利益（不論在任何形式的掩蓋與藉口之下）來服從個人。同時在黨的利益與黨的發展中，包括着黨員個人的利益與發展。黨的階級的成功與勝利，也就是黨員的成功與勝利。黨員只能在爭取黨的發展，成功與勝利中，來發展自己，不能夠離開黨的發展而去爭取個人的獨立發展。也只有黨的發展，成功與勝利，黨員才能發展自己，否則黨員就不能發展。因此，黨員個人的利益必須而且可能與黨的利益和發展完全取得一致。

我們的黨員，已經不是什麼普通的人，而是覺悟的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他完全不應該只是代表他個人的利益，他應該表現他為自覺的階級利益，階級意識的具體代表者，他已經

是一般化了的階級的代表者之一，因此他的個人利益完全不應該在黨與階級利益之外突現出來。黨的幹部與黨的領袖，更應該是黨與階級的一般利益的具體代表者，他個人的利益與目的更應該完全溶化在黨與階級的一般利益和目的中。在今天中國的環境中，只有無產階級最能代表民族解放的利益，因此，我們的黨員也表現他們為整個民族利益的最好的代表者。

（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三、要堅持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與階級立場，積極參加革命

鬥爭，研究政治問題

我們還必須把思想上鍛鍊和修養的重心放在當時的政治鬥爭和政治路線上來。因為政治鬥爭是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是最完全、最具體的表現在無產階級對於當時政治鬥爭所採取的立場和態度之上，表現在對於當時政治鬥爭所採取的方針和路線之上。我們的思想意識，不是抽象的與不可捉摸的，而是具體的表現在我們對於各種事物，各種問題的觀察和言論，行動與計劃，方針等等之上，而特別具體的表現在我們對於當時政治鬥爭中各種基本的重大的問題之觀察和言論行動之上，所以我們看到各人對於當時政治鬥爭中各種基本的重大的問題所採取的立場和態度，看到各人對這些問題的觀察，對於這些問題

的言論，行動與計劃，方針等等，我們就可以知道，各人的思想在當時主要的是代表何種階級的觀點，嗜好，情緒和希望及利益與要求。所以決定我們是否爲無產階級的代表，或者還是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代表，並不僅僅由我們主觀的願望來決定，而主要的是由我們對於當時政治鬥爭中各種基本的重大的問題所採取的立場與態度及言論，行動，計劃，方針等等，是否真能代表無產階級在這些問題中的希望與利益和要求來決定。不能說：僅僅我們主觀上願意代表無產階級，願意作一個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而我們在客觀上就已經成爲無產階級的代表，成爲真實的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這還完全不夠。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人自稱爲「無產階級的代表」，自稱爲「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或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從空想的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俄國民粹派主觀的社會主義，以及最近歐、美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俄國少數派主義，及托洛茨基主義，布哈林主義，以及中國的葉青之流等等，他們都以「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或馬克思主義者自任，或者還以「真正的」無產階級的代表自任；然而，在客觀事實上，他們都不是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不是無產階級的代表，而是小資產階級的代表，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代理人，是法西斯侵略者的走狗與奸細；而不管這些人的主觀願望是怎樣。至今真正能够代表無產階級解放長遠的利益與要求的，真正的共產主義者，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還只有各國真正的布爾塞維主義者，各國的共產黨人。因爲各國的共產黨人，真正的布爾塞維主

義者，他們不只是「自稱」與「口講」的無產階級的代表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是他們在無產階級的長年的反對國際資產階級與一切反動勢力的革命鬥爭中，在各個不同的國家與不同的時期中，對各種基本的重大的政治問題採取了無產階級的立場與態度，運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觀察這些問題，去規定無產階級行動的方針，路線和計劃，並且動員與領導了廣大工人群眾及勞動群眾，去進行戰鬥，獲得了偉大的革命的勝利。客觀的無產階級的長年的革命鬥爭，證明布爾塞維主義者並且只有布爾塞維主義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主義者，是真正的無產階級解放利益的最好代表者，而其它一切「自稱」與「口講」的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都不是無產階級的代表。他們都是代表着其它階級的意識形態，或者只是代表工人階級中一部份已經投降了資產階級的工人貴族之意識形態。所以，我們觀察一個政黨或某些人們是否為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是否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不只要看他們的宣言、決議和言論，而主要的是要看他們的政治行為，看他們在政治鬥爭中所採取的立場與態度，所給予在鬥爭中的各階級的影響如何來決定。

所以我們在思想上的鍛鍊和修養，必須首先着重的為黨的正確的政治路線而進行鬥爭。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去研究當時的政治情況與經濟情況，從歷史上去研究社會中各階級的相互關係與力量對比及其在鬥爭中所採取的政治方針、政治任務和鬥爭方式等，並從歷史上去研究各個政黨在鬥爭中演變，研究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各種派別，無產階級政黨中的各種

派別，和這些派別在無產階級革命鬥爭中對各種基本的重大的問題所採取的立場，態度與方針、計劃等等，以及許多這些派別又如何背叛無產階級？從這些研究中，我們可以預測將來政局演變的趨勢，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當時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與作用，以及我們應該採取怎樣的正確的政治戰略戰術去進行鬥爭，怎樣並且從那裏去開始與進行自己的工作，以便把革命和無產階級推向前進。除此以外，我們還應該積極的參加到當時的政治生活與政治鬥爭中去，經常研究時局的變化，揭破各種政治思潮在當時的反動性與錯誤，宣傳自己的政治方針與要求，動員群眾為切近的政治要求與經濟要求而進行戰鬥，在實踐中去考驗我們的政治路線。除此以外，我們還應該在鬥爭中去研究群眾，了解群眾的生活，習慣，情緒和要求，以及群眾的覺悟程度，政治經驗等，以便採取適當的方式，口號和要求的去團結與動員群眾到當時的革命鬥爭中去，在鬥爭中提高群眾的覺悟和要求的。除此以外，我們還應在鬥爭中向群眾學習，仔細傾聽群眾中的意見與呼聲，絲毫不要減弱我們與群眾的聯系，虛心的研究群眾在鬥爭中各種新的創造與新的經驗，吸取其中之好的東西，加以整理，給以理論上的根據，使之一般化，以便補足我們的經驗與知識，充實和發展我們的理論與思想。總而言之，我們要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積極的、勇敢的去參加政治鬥爭與政治生活，要注意研究各種政治問題，提高自己對於政治問題的興趣，使自己的思想在政治上展開，以及於其他各部份，並使自己的思想隨着客觀政局的演進，各種新事物的產生，不斷的求得發展，進步與深入，並

且要在情勢若有變化時，能够勇敢的、不怕負責的、獨立的決定自己的政治方向，改變自己的工作方針，工作方式和鬥爭方式，不怕負責的拋棄在鬥爭中已經過時的、陳腐的、舊的口號與舊的決議，而用新的口號與新的決議去代替。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够；不僅使自己鍛鍊和修養成爲一個忠誠純潔的無產階級的戰士，而且使自己鍛鍊和修養成爲一個勇敢的、前進的、戰鬥的無產階級的政治家與革命家。（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四、爲建立鞏固的共產主義人生觀，共產黨員就必須要有各方面的修養與鍛鍊

我們共產黨員，是近代歷史上最先進的革命者，是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現代担当者與推動者。本來，革命者的存在，是由於還有反革命者存在而來的。因此，革命者的存在和發展，以不斷與反革命者鬥爭爲必要條件，否則就不能成其爲革命者，更不能使革命者前進與發展。共產黨員走在不斷和反革命者的鬥爭中去改造社會，改造世界。同時改造自己的。共產黨員，在他和反革命者進行各方面的鬥爭中來改造自己，即是說求得自己的進步，提高自己革命的品质與技能等，是包括着他在實踐鬥爭中的鍛鍊和主觀思想中的修養之兩方面的統一的。由一個幼稚的革命者，到一個成熟的、老練的、能够「運用自如」的革命家，

是一個很長的革命之鍛鍊和修養的過程。即是經過改造的過程。一個比較幼稚的革命者，由於他：（一）是從舊社會中生長教養出來的，他總帶有舊社會中各種思想意識及成見習慣的傳統之殘餘；（二）他還幼稚，沒有經過長期的革命的實踐，因此，他還不能真正深刻的認識敵人，認識自己，認識社會發展與革命的規律性。要改變這種情形，他除開學習歷史上革命的經驗（前人的實踐）而外，他必須親自參加到當時的革命的實踐中去，在革命的實踐中，即是在和反革命者的各種成份的鬥爭中，發揚他主觀的能動性，加緊學習和修養，然後他才能逐漸深刻的體驗和認識社會發展與革命的規律性，認識敵人和自己，並發現他自己的思想習慣成見之不正確而加以改正，提高自己覺悟的程度，革命的品質並改善革命的方法等。所以，革命者要改造與提高自己，一方面固然不能離開自己的革命的實踐，同時也不能離開自己主觀的努力，在實踐（自己的和別人的實踐）中的自我修養和學習。如果沒有這一方面，那革命者要求得自己的進步，仍然是不可能的。

不管是由非無產階級出身的新黨員，就是老黨員以及由無產階級出身的黨員。鍛鍊與修養都很重要，因為我們共產黨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中國社會中產生的，每個黨員都是由中國這個惡濁社會中來的。並且今天還是生活在這個社會中。因此，他們或多或少或多的帶有舊社會中的思想意識的殘餘和習慣，他們經常還與舊社會中一切不好的東西接觸。爲了要增進與保持我們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的純潔，提高我們的社會品質與革命技能，我們還要有

各方面的鍛鍊和修養。

我們的黨員，不獨要在艱苦的、困難的以至失敗的革命實踐中來鍛鍊自己，加緊自己的修養，而且要在順利的、成功的、勝利的革命實踐中來鍛鍊自己，加緊自己的修養。有些黨員受不起成功與勝利的鼓勵，在勝利中昏頭昏腦，勝利與成功以及廣大群眾對於他的抬舉和他在群眾中的某種威權，使他放肆、驕傲、官僚化以及動搖、腐化和墮落，完全失去他原有的革命性，這在我們共產黨員中，是個別的常見的事。黨內的這種現象之存在，應該引起我們黨員嚴重的警惕，因為這種現象在歷代的革命者中，幾乎是一種必然的規律，而在我們黨中，就決不能這樣，歷代的革命者，在革命和他們自己尚未成功與勝利的時候，他們還代表着進步的、被壓迫群眾的要求，還能保持他們原來的革命的品質，但一到革命及他們個人勝利與成功之後，就少有不腐化，官僚化與墮落的，失去他們的革命性與進步性，而成爲革命與社會進化的障礙物。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近百年來，或者說得更近些，近五十年來的許多革命者，一到他們有了某種成功，爬上了負責的位置，他們就腐化墮落的現象。這是由於歷代革命者所代表的階級基礎而來的，因爲歷代革命的階級，都不是完全的被剝削階級，而是剝削別人的階級，所以在他們的革命已經成功之後，他們就要反轉頭來壓迫被剝削的群眾，而成爲革命繼續前進與社會進化的障礙物。所以歷代的革命者，在革命勝利與成功之後，要腐化、官僚化以至墮落，失去他們的革命性，就幾乎成了一種必然的規律。然而這種情形，

對於我們共產黨來說，無論如何不能也不會是這樣。因為我們所代表的是完全被剝削而不剝削別人的無產階級，所以它能使革命進行到底，完全解放全人類，完全從人類社會中最後清除一切腐化、官僚化與墮落現象，能夠建立有嚴格組織紀律的黨及國家機關，來和一切腐化、官僚化與墮落現象進行不調和的鬥爭，不斷從黨內與國家機關中清洗那些已經在自己的工作中腐化、官僚化與墮落的分子出去（不管這種分子是怎樣的「偉大人物」），而保持黨與國家機關的純潔。無產階級革命黨中的這一特點，是歷代革命黨中所沒有的，而且也不能有的，所以我們的黨員必須清楚了解這一特點，特別注意即使在革命勝利與成功中，在自己的信仰與威權的無限的提高中，來加緊自己的修養，保持自己純潔的革命的品質以至最後，而不躋歷代革命者在成功時墮落的同一覆轍。

……黨員鍛鍊和修養的目標，不應該只是黨員最低條件的標準，而應該是最高條件的標準。這些最高條件，我們現在很難來說它。但是有着馬克斯、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本人一生的言行，事業和品質，來作為我們的模範，作為我們修養的準繩。我們的修養，就是要在各方面去提高自己的品質如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那樣，作馬、恩、列、斯最好的學生之一。

斯大林同志在關於最高蘇維埃選舉的演說上說：

「選舉人、人民，應該要求自己代表們始終執行自己的任務，要他們在自己的工作中

不墮落爲政治上的庸人，要他們始終不愧爲列寧式的政治家，要他們成爲像列寧一樣清楚和確定的人物，要他們像列寧一樣奮勇作戰和無情對付人民公敵，要他們在遇着艱難，看見什麼危險的時候，能够像列寧一樣，沒有任何害怕或類似害怕的心理，要他們在解決複雜問題，需要從各方面考慮問題，周密計較問題的正反各方面的時候，能够像列寧一樣明哲與鎮定，要他們像列寧一樣忠誠純潔，要他們像列寧一樣鍾愛自己的人民。」

這就是學習列寧的簡單的描述，是列寧最好的學生之描畫。黨員的修養，就正是這要去學習列寧，作這樣一個列寧的學生。……

我們今天普通的同志雖然還沒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那樣高的天才，那樣廣博的科學的知識，那樣學習的環境和身體，雖然我們大多數的同志在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方面不能學習到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那樣高深和廣博，但是我們同志只要真正有決心，真正自覺的始終站在無產階級解放先鋒戰士的崗位，真正具有共產主義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並始終不脫離目前無產階級及一切群衆的偉大而深刻的革命運動，努力學習鍛鍊與修養，那完全可以提高自己的品質，如馬克思、列寧那樣「清楚和確定」，那樣「奮勇作戰和無情對付人民公敵」，那樣在困難危險的時候「沒有任何害怕和類似害怕的心理」，那樣「忠誠純潔」，那樣「鍾愛人民」，並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和態度去解決複雜問題，從各方面考慮問題，周密計較問題的正反各方面。就是說，只要我們決心努力並刻苦去學習，

修養和鍛鍊，不脫離廣大群眾的革命運動，那我們完全可能把自己的品質提高到馬克思、列寧式的政治家的品質之高度。即是「始終不愧爲列寧式的政治家」，而不「在自己的工作中墮落爲政治上的庸人」。

同志們，我們要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最忠實最好的學生之一，我們就需要在無產階級與一切群眾的長期而偉大的革命鬥爭中去進行各方面的修養，首先要有馬列主義理論的修養，以及在實踐中運用這種理論的修養；要有思想意識與道德品質上的修養；要有黨內團結，黨內鬥爭與紀律上的修養；要有艱苦奮鬥與工作作風上的修養；要有戰略、戰術、工作方法上的修養；要有善於對待各種人們，處理各種問題以及各種科學知識與某些專門技術上的修養。我們都同是共產黨員，所以我們有共同的一般的修養。但是在我們黨員中今天還有極大的差別性，在工作上，地位上，文化程度上，鬥爭經驗上，社會出身，都還有極大的不同。所以我們除開一般的修養之外，還在各部份或各個同志之間，有他們特殊的修養。

在修養的方法和形式上也是有各種各色的，譬如在我們同志中有許多人寫日記來檢查他每日的工作和思想，在他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寫着張貼着他的缺點及他仰望的標語和人物，要求同志批評他，監督他等。在中國古時，有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詩經上的「切、磋、琢、磨」以及「反躬自問」，「座右銘」，「書諸紳」等。中國宋儒也有許多修養身心的方

法，各種宗教亦各有一大套修養的方法和形式，中國大學上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就是說的這一套。這些一切，說明一個人要求得自己的進步，必須下深刻的功夫，鄭重其事的進行自我修養與學習，然而這些方法和形式，許多我們是不能採用的。因為這些大都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脫離社會實踐的東西。他們太誇大主觀能動性的作用。以為在脫離社會的革命的實踐之情況下，只要保持他們一般的「善良之心」，只要有默祝與祈禱，就是說，只要有主觀的努力，就可以改變現實，改變社會與改變自己。這當然是虛妄絕倫的事，我們絕不能這樣去修養。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我們的修養不能脫離實踐。

因此，修養的方法和形式對於我們來說，並不是怎樣重要的問題。對於我們重要的，還是在於無論怎樣不脫離當時各種群眾形式的革命鬥爭，總結歷史上革命的經驗，虛心學習並身體力行。這就是說，要根據過去革命實踐的經驗，根據目前具體的環境與新的經驗在自己的實踐中去修養和鍛鍊，並且唯一的又是爲了革命的實踐。這就是說，我們要去虛心的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方法和精神，了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爲人，而在一經了解之後，就立即運用到自己的實踐中去，運用到自己的生活 and 言論、行動與工作中去，並且以此自持，「拳拳服膺」的去改正，清洗自己思想意識中的一切與此相反的東西，增強自己無產階級共產主義的意識。這就是說，我們要虛心的去傾聽同志們和群眾們的意見

與批評，仔細的去研究生活中工作中的實際問題，細心的去總結教訓，並且根據這些去校正自己對於馬列主義的原理之了解是否正確？運用這些原理的方法之是否適宜？去發現自己的缺點錯誤而加以糾正，同時發現馬列主義之那些個別原則與結論，在那些個別方面須要根據新的經驗的咀嚼來加以充實、豐富和發展。

這應該是我們共產黨員修養的方法。這就是說，我們要用馬列主義的方法來修養。這種修養，與「和尚尼姑」的修養及其他一切「獨善其身」的人脫離社會實踐的修養，是完全不同的。（劉少奇：「論共產黨員修養」）

五、非無產階級出身的黨員更要特別注意鍛鍊徹底改造思想

革命的鍛鍊與修養，對於我們每一個黨員都是重要的，而對於由非無產階級隊伍中出身的黨員，特別重要。

為什麼對於由非無產階級出身的新黨員特別重要呢？（一）因為他們是由非無產階級出身的。列寧說過：工人黨員帶有無產階級的天性，那末，其他階級出身的黨員也自然多少帶有其他階級的天性。雖然今天已經接受了共產主義的思想，但總還是多少帶着非共產主義的思想意識的殘餘和習慣。（二）因為他們是新黨員，沒有經過許多鍛鍊，所以他們必須在革

命鬥爭中去鍛鍊自己，修養自己（同時改造世界）。才能使自己成爲一個好的革命者。

（劉少奇：「論共產黨員修養」）

我們有許多同志還不大清楚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區別。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並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這種思想上完全沒有入黨的人，頭腦裏還裝着許多剝削階級的髒東西，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無產階級思想，什麼是共產主義，什麼是黨。他們想：什麼無產階級思想，這不是那一套？他們那裏知道要得到這一套並不容易，有些人就一輩子也沒有共產黨員的氣味，只有離開黨完事。當然還有一種比這更壞的人，就是組織上加入的也是日本黨、汪精衛黨、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特務黨，但是他們隨後又鑽進了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組織，掛着「黨員」和「革命者」的招牌。因此我們的黨，我們的隊伍，雖然其中極大多數都是純潔的，但是爲要領導革命運動更好地發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須把內部從思想上組織上認真地整頓一番。因爲要從組織上整頓，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頓，需要展開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鬥爭。延安文藝界現在已經展開了思想鬥爭，這是很必要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們總是經過種種方法，也經過文學藝術的方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宣傳他們自己的主張，要求人們按照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面貌來改造黨，改造世界。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向他們大喝一聲，說：「同志」們，你們那一套是不行的，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是不能遷就你們的，依了你們，實際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

資產階級，就有亡黨亡國亡頭危險。只能依誰呢？只能依照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面貌改造黨，改造世界。我們希望文藝界的同志們認識這一場大論戰的嚴重性，積極起來參加這個鬥爭，向敵人、向朋友、向同志、向自己，使每個同志都健全起來，使我們整個隊伍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都真正統一起來，鞏固起來。

……

既然必須和新的群眾的時代相結合，就必須澈底解決個人與群眾的關係問題。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應該成爲我們的座右銘，「千夫」就是敵人，對於無論什麼兇惡的敵人我們決不屈服。「孺子」就是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知識分子要與群眾結合，要爲群眾服務，這個過程可能而且一定會發生許多痛苦，許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決心，這些要求是能夠達到的。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

第二章

必須保持共產黨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的純潔性，加強黨性鍛鍊，澈底改造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

一 中共的無產階級性質是由那些條件來決定的？黨內最本質的矛盾是什麼？

我們黨的無產階級的性質，是由以下一些條件來決定的：（一）我們黨是在偉大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接受了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運動中最優良的傳統，從一九二七年前中國大革命及大革命以前偉大的工人運動的基礎上產生與發展起來的，並與中國工人運動有不斷的聯系；（二）黨是一貫遵循毛澤東同志創造的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及其所製訂的政治路線與組織路線而發展起來的（凡是違反這個路線的都受到了歷史的懲罰），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及其無限威信，大批久經鍛鍊的，以馬克思列寧

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其中並有許多是直接從工人運動中產生的幹部，足以相當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所指導的事業。(三)我們黨的無產階級的綱領與政策，區別於任何其他政黨，並以這種綱領和政策獨立地組織和領導了中國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最大限度的實現了中國無產階級在目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任務，實現了無產階級對人民大眾的革命的領導權，並以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為自己的最終目的。(四)黨的無產階級的鐵的紀律，每個黨員都必須遵守，不得逾越，每個黨員都必須遵守黨綱黨章，並成為黨的一個組織內的工作者。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無產階級的統一，是一直保持着與加強着的。黨清除了自己隊伍中的異己份子及不可救藥，不可改造的機會主義份子出黨。

(五)二十餘年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的鍛鍊，幾十萬黨員長期脫離了他們原來的社會職業，轉入革命的軍事集體生活與生死鬥爭中，使他們在思想上，組織上受到了嚴格的教育與鍛鍊，這樣，就提高了他們的階級覺悟與集體的意志，加強了他們的組織性與紀律性，使他們懂得：在敵人面前形成全黨利害的一致，而要求全體黨員無條件地服從黨的集中領導，並使動搖份子在嚴重的革命鬥爭中從黨內不斷地自然淘汰出去(六)經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使黨內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份子實行思想上的徹底改造，改變其原來小資產階級的本質，使他們具有無產階級先進戰士的性格。經過這樣產生，又經過這樣鍛鍊與教育出來的黨，與任何資本主義國度內的無產階級政黨比較，至少是毫無愧色的。

僅僅是黨員的社會出身，還不能決定一切，決定的東西，是我們黨的政治鬥爭與政治生活，是我們黨的思想教育，思想領導與政治領導，而我們黨的總綱及黨的組織原則，則保障了無產階級的理想和路線在黨內佔據統治地位。小資產階級思想，不論它是怎樣大量的反映在黨內，但它在黨內是不合法的，並在黨的教育和整風中不斷糾正，在嚴重的實踐鬥爭中，被不斷證明它是不適合人民利益的，因而使它不斷破產。我們黨員的社會出身不能決定我們的性質，亦如歐洲某些國家工黨中黨員的社會成份不能決定工黨的性質一樣，在那些工黨內的黨員，雖然大多數是工人出身，然而它們並不是代表工人階級的政黨，它們不能執行工人階級在這些國家的任務。

在中國有大批的小資產階級革命份子加入我們黨內來，這是很好的現象，我們黨決不應該拒絕他們。我們黨應該十分注意吸收工人中的先進份子入黨，但還必須大量吸收一切勞動人民中的先進份子入黨，才能使我們黨成爲一個廣大群眾性的、強有力的黨。無產階級要從小資產階級中不斷補充自己的隊伍，乃是一個必然的歷史法則。

小資產階級與農民都是過渡的階級，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它是要分化的，除開極少數的份子走向資產階級而外，一般的要走向破產，加入到無產階級的隊伍中來，當它還是作爲過渡階級而存在時，它在政治上是可以跟自由資產階級走，也可以跟無產階級走，它在思想上可以接受資產階級的影響，也可以接受無產階級的影響，因此，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小資

產階級中的革命份子可以大量的加入到無產階級的政黨中來，接受無產階級的教育，而無產階級的政黨——我們黨是能够教育和改造小資產階級革命份子的。經過證明：在他們接受我們黨的條件加入我黨以後，極大多數都能認真學習，接受黨內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育，接受黨的紀律，參加群眾的實際革命鬥爭，因而改變了他們原來的性格，使他們成爲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無產階級的戰士，其中並有許多人爲了我們黨的事業，中國的共產主義事業，犧牲了他們的性命。然而，也還有極少數的人，在他們入黨以後，不能認真地正確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不改變他們原來的觀點與作風，有時甚至頑強地對抗無產階級的觀點與作風，企圖按照他們小資產階級的面貌和興趣來改造我們黨和建立我們黨內的生活，這就自然不能使他們成爲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無產階級的戰士，而且要在黨內引起各種錯誤與分歧。這也是被黨的歷史經驗所多次證明了的。

因此，一切加入我們黨的人，必須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特別是小資產階級革命份子，在入黨以前和以後，更須學習，並進行思想上的改造，必須拋棄他們原來的階級立場，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克服他們的主義，個人主義，宗派主義等傾向。沒有這種改造，就不能成爲很好的黨員。而這種改造，又常是一種長期的艱苦工作，對於許多小資產階級革命分子來說，當其尚不完全自覺時，並且是一種痛苦的過程。這就是我們黨的建設上特別重大的問題和重大的特點。

在我們的黨內，最本質的矛盾，就是無產階級思想與非無產階級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無產階級思想與農民，小資產階級思想的矛盾。只有這個矛盾的逐漸的解決，只有在黨內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無產階級科學思想的教育與鍛鍊，不斷克服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各階級反映在黨內的思想，我們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才能進步，才能發展；相反，如果黨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自由泛濫起來，甚至侵奪黨的領導，壓抑無產階級思想的發展，我們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就要後退，就要縮小，因此，我們黨的建設中最主要的問題，首先就是思想建設問題，就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無產階級的科學思想去教育與改造我們的黨員，特別是小資產階級革命分子的問題，就是和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進行鬥爭並加以克服的問題。（劉少奇：「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9—12）

二、如何加強黨性鍛鍊？

（甲）中國共產黨經過二十年的革命鍛鍊，現在已經成為全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的決定因素，然而放在我們面前的仍然是偉大而艱難的革命事業，這樣，就要求我們的黨更進一步的成為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有爾泰維克的黨，要求全黨黨員的各個組成部份都在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和統一紀律下面團結起來，成為有組織的整體，沒有這樣堅強的

統一的集中的黨，便不能應付革命過程中長期殘酷複雜的鬥爭，便不能實現我們所担負的偉大歷史任務。因此今天鞏固黨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黨黨員，尤其是幹部黨員，更加增強自己黨性的鍛鍊，把個人利益服從於全黨員的利益，把個別黨的組成部份的利益服從於全黨的利益，使全黨能夠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

(乙)我們的黨，雖然已有二十年英勇奮鬥的歷史，雖然已經是和廣大群眾密切聯系的布爾塞維克化的黨，但是必須指出：我們的環境，是廣大農村環境，是長期分散的獨立活動的游擊戰爭的環境，黨內小生產者及知識分子的成份佔據很大的比重，因此，容易產生某些黨員的「個人主義」，「英雄主義」，「無組織的狀態」，「獨立主義」與「反集中的分散主義」等等違反黨性的傾向。這個傾向，假如聽其發展，便會破壞黨的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和統一紀律，可能發展到小組織活動與派別鬥爭，一直到公開反黨，使黨與革命受到極大損害，而有這些傾向的個人如不改正，亦會身敗名裂。叛徒張國燾的結局，便是明顯的歷史教訓。這些缺乏黨性的傾向，今天在黨內雖然還不是一個普遍的現象，但在某些個別部份中，在某些同志中是確實存在着的。上述的這些傾向，具體的表現在下列各方面：

(1) 在政治上自由行動，不請示中央或上級意見，不尊重中央及上級的決定，隨便發言，標新立異，以感想代替政策，獨斷獨行。或借故推托，兩面態度，陽奉陰違，對黨隱瞞。

(2) 在組織上自成系統，自成局面，強調獨立活動，反對集中領導。本位主義，調動不動人，目無組織，只有個人。實行家長統制，只要下面服從紀律，而自己可以不遵守，反抗中央，輕視上級，超越直接領導機關去解決問題。多數決議可以不服從。打擊別人，抬高自己。在幹部政策上毫無原則，隨便提拔，隨便打擊，感情拉攏，互相包庇，秘密勾搭，派別活動。

(3) 在思想意識上，是發展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來反對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一切從個人出發，一切都表現個人，個人利益高於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個人突出，提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誇大，風頭主義。不實事求是的了解具體情況，不嚴肅慎重的對待問題，鋪張求表面，不肯埋頭苦幹，不與群眾真正密切聯系。

(丙) 爲了糾正上述違反黨性的傾向，必須採取以下辦法：

(1) 應當在黨內更加強調全黨的統一性、集中性和服從中央領導的重要性。不允許任何黨員與任何地方黨部，有標新立異，自成系統及對全國性問題任意對外發表主張的現象。要求各個獨立工作區域領導人員，特別注意在今天比任何時候更需要相信與服從中央的領導。應當在黨內開展反對「分散主義」，「獨立主義」，「個人主義」的鬥爭。

(2) 更嚴格的檢查一切決議決定之執行，堅決肅清陽奉陰違的兩面性的現象。

(3) 即時發現，即時糾正，不從容錯誤繼續發展，才更能挽救幹部和不使工作受到

損失。反對當面客氣，背後指斥；一有批評應當是正面坦白誠懇的提出，目的是爲了挽救而不是爲了打擊。應當強調黨內的團結互助，愛護幹部，幫助幹部在政治上的進步。但對於屢說不改者，必須及時預防，加以紀律制裁。

(4) 要在全黨加強紀律教育，因爲統一紀律，是革命勝利的必要條件。要嚴格遵守：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基本原則。無論是普通黨員和幹部黨員，都必須如此。

(5) 要用自我批評的武器和加強學習的方法，來改造自己，使適合於黨與革命的需要。要求每個黨員，特別是每個負責領導的幹部，都深刻反省自己的弱點。把黨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任何人都不應有自滿自足，自私自利的觀念。要提倡大公無私，忠實樸素，埋頭苦幹，眼睛向下，實事求是，力戒驕傲，力戒膚淺的作風，要改造那些把理論與實踐，學習與工作完全脫節的現象，這樣來更加堅定自己的階級立場，黨的立場與黨性。

(6) 最後決定從中央委員以至每個黨部的負責領導者，都必須參加支部組織，過一定的黨的組織生活，虛心聽取黨員群眾對於自己的批評，增強自己黨性的鍛鍊。(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

三、怎樣做一個好黨員？

我們每一個黨員都應該在黨內作一個好黨員，而不應該作一個不好的黨員，作一個有毛病、有錯誤、思想意識不止確的黨員，尤其不應該作一個半途的黨員。我們怎樣才能作一個好的黨員？……

第一、要盡心負責黨的工作，愛護黨的每一個事物，如自己的事物一樣。

我們共產黨人，是今天世界上—種特殊的人物，我們是爲了公共事業，即共產主義與人類謀解放事業而奮鬥的一種人物，爲了大眾的利益與解放，爲了我們大家的長遠的幸福，我們有時不能不暫時的有所犧牲，不能不犧牲自己。我們共產黨人就是決心犧牲自己（當着爲了整個黨的利益而不得不犧牲自己的時候）爲了大眾解放的公共事業而奮鬥的一種人物。這是我們黨員大家所知道的，也是我們大多數黨員所能身體力行的。然而在我們的某些黨員中，在一些最平常的事物上，常常暴露出他們並不能這樣作。

這些同志常常用了兩種不同的態度來對待屬於他自己個人的事物和屬於黨的公共事物。就是說，當某些事物如果是個人的，他把這一事物看做是自己的，他對於這種事物就是愛惜的節省的、盡心的、負責的，但是當某些事物並不屬於他個人，而是屬於黨的公共的事物，他把這一事物看作是黨的公家的不是他自己的，如是他對於這種事物就是不愛惜的，不節省

的、不盡心的、不負責的、或者甚至把黨的事物暗中竊取作爲私有的。就是說，他對自己的私人事物的態度，是與公共事物的態度不同的。他對黨的公共的事物，認爲這不是他自己的東西，所以他愛惜、浪費、不盡心、不負責的去照顧。爲什麼？因爲這不是他自己的，因爲這是公共的。他不把公共事物當作他自己的事物一樣盡心負責的去照顧與努力。這類現象，在我們某些黨員的日常生活中工作中是經常可以看到的。

比如說，某件東西如果是他自己的，他是愛惜的，某種事情，如果是爲他自己作的，他是盡心的、努力的、負責的；但是如果某件東西是公家的，他就可以不愛惜，某種事情，如果是爲公家作的，他就可以不盡心、不努力、不負責。這種情形，常常成爲我們中浪費現象及各種不負責任現象的產生之根源。

這種觀念，很明顯是與共產主義不相容的，是一種舊社會的私有觀念的殘餘。他不懂得黨員自己的事物與黨的公共的事物之間的矛盾一致的關係。他認爲黨的公共的事物，不是他自己的事物，所以對黨的公共的事物之態度，不同於對自己的事物的態度，很明白，這對於一個黨員來說，是一種根本上錯誤的觀念，我們的黨員必須糾正。

我們應該說，只有屬於黨的屬於勞動者全體所有的公共的事物，才是我們自己的事物。否則，對於我們黨員來說，對於勞動者來說，都不是我們自己的。

當着工人在資本家的工廠中作工，工人自己覺得這是爲他自己，爲他自己的家庭的生活

而工作的時候，列寧曾經說：這些工人都不是爲他們自己工作，而是爲資本家的利潤而工作。只有當着工廠已因革命的勝利而屬於工人階級國家所有，成爲社會的勞動階級全體所有的公共財產的時候，列寧才說，只有在這時候，工人是有史以來頭一次的爲他們自己工作爲他們自己生產。

當着農民們在地主的或「自己的」土地上工作，農民們自己覺得這是爲他們自己，爲他們自己的家庭生活而勞動的時候，列寧曾經說：這些農民都不是爲他們自己勞動，而是爲了地主的地租，爲了高利貸者的利息，爲了政府的稅收而勞動。只有當着土地已經收歸國有，當着國家已經是社會主義的國家，當着地主富農及私人商業已經消滅，當着農民已成爲國家農場與集體農場即公共農場上的勞動者時，只有在這時候，農民們才是爲他們自己勞動。

列寧說：蘇聯是工人自己的國家，但這個國家是工人階級所共有的，而不是任何人所私有的。當着俄國的工人們在十月革命後，爲自己的國家在公共的工廠中自動努力工作，提高生產，節省材料，而表現出工人們爲公共事業而努力生產的勞動熱忱時，列寧曾經對着這種情形說：這就是真正的共產主義。因爲工人們已經不是爲資本家，而是爲他們自己而勞動了，他們用了新的態度，來對待他們新的勞動。

由此看來，自己的事物，常常不是我們自己的，而是別人的。黨的、公共的、爲工人階級與勞動者全體所共有的事物，就恰恰是我們自己的事物，公共的與自己的，在這裏表現其

一致性。所以我們共產黨人及一切覺悟的勞動者，應該把屬於黨的公共事物，當作自己的物，應把公家的東西當作自己的東西一樣來愛惜它，把黨的公共的工作當作自己的工作一樣盡心努力負責的去作。只要這樣，我們才能有爲公共事業而犧牲奮鬥的高尚精神，才成爲可靠的黨的工作者與負責者，才成爲一個好的黨員。

從這裏看來，某些同志的本位主義，也是一樣根本上錯誤的觀念。這種本位主義不了解他自己負責的一部份工作與黨的整個工作之矛盾一致的關係。他只認爲他那部份工作是他自己的，而不認爲別人負責的工作及黨的整個工作都是我們自己的。他對自己負責的工作與對別人負責的工作根本上用了不同的態度，所以也形成他只顧自己而不顧別人不顧全體的錯誤。這種本位主義的發展，對黨的工作是很有害的，他爲了部份的個別的利益而犧牲妨害整個的全體的利益，他違背着部份的利益要服從全體的利益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所以要不得。好的共產黨員是不應該有本位主義的。

固然，沒有部份，也就沒有全體，部份的利益常常與全體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我們不主張完全不要部份，而只主張部份服從全體，即是當部份的利益與全體的利益發生衝突時，我們應該犧牲部份的利益，而不應該犧牲全體。所以我們有時爲了更大，更長遠的全體的利益，而主張犧牲某一部份，這是應該的。

第二、爲黨的與勞苦大眾的公共事業而犧牲，是最值得。

在某些同志中說到犧牲，就提出了所謂值得與不值得的問題。要怎麼犧牲對於一個共產黨員才是值得呢？又怎樣才是不值得呢？在這個問題上某些同志，有不同的觀點，這種觀點是由於他們不同的非共產主義的人生觀而來的，他們具有舊社會的甚至剝削者的享樂的人生觀（如所謂「人生行樂耳」，「浮生若夢爲歡幾何？」等）認爲他們沒有享到快樂的生活就犧牲，是不值得的。認爲一生沒有大吃大喝過，沒有過過舒適的奢侈的生活，沒有嫖過女人，沒有出過風頭，沒有威風凜凜幹過一下……而犧牲了，對於人生是不值得的。如果這些事都作過了或各門都經過很多，那末對於人生就是值得的。他們說，幹過這些事，那末死了都值得。這是中國目前社會上相當普遍的一種人生觀。這種人生觀也多少反映到我們一些落後黨員的思想意識中。如是在我們某些黨員中就發生享樂的觀念，對目前艱苦生活艱苦工作發生厭倦的心理，如是他們就想要去貪污、腐化、動搖以至墮落而脫離黨與革命。他們說了：做一個地主，資本家，富人，剝削者，是很舒服很值得的。他們沒有去經驗過，他們想要去經驗一下，如是他們就從無產階級的隊伍中跑到剝削者的隊伍中去，剝削者的特務機關也就利用我們某些落後分子的這個弱點，從而加以威迫利誘，如是某些人就這樣的墮落與反革命了。但是在富人剝削者那裏，那種腐敗、墮落、黑暗的生活與家庭，他那暗淡的前途，他們的生活也並不是舒適的，他們的苦悶，無出路，無生氣，也是十分嚴重，比我們前進的革命黨人是更爲苦惱的，因爲他們是近於死亡的階級，他們已爲自己掘下了坟墓，他們明知

是很悲慘的不願意的，然而他們又無法不向自己掘好的坟墓中鑽進去並活埋自己。世界上最悲慘的事，莫過於此，然而，偏還有人說，他們是「最值得的」，這不奇怪嗎？剝削者不勞而食，依靠別人的勞動而生活，活得像肥豬一樣，一點事不作，對世界人類社會一點好處也沒有，還要在世界上作威作福，危害數千百萬勞動的人們，這是世界上最可鄙最可惡的事情。從來一切正義的歷史家，就鄙薄那些不勞而食的剝削者，就尊敬那些勞動的偉人們。正因為是這樣，所以剝削者中有明白自己的前途與歷史進化的人，尤其是剝削者的青年子弟，他們不滿意自己家庭那種腐敗黑暗封建的生活，他們爲了自己的將來，而丟棄了自己的家庭，跑到勞動者隊伍中，同情或加入前進的革命政黨，已有不少了。他們厭倦那種剝削者的豬一樣的生活，他們無所留戀的丟棄了這種生活，他們很對，然而，在我們前進的革命政黨中之某些落後分子，還有人想要去嘗一嘗這種生活的滋味，還以爲這或許是很值得的，這對我們黨員來說，難道不奇怪嗎？很明白，這是一種倒退落伍的思想，這與共產黨員的黨籍是完全不能同時並存的。

那末，作一個人，特別作一個共產黨員，要怎樣才算值得呢？

我們說，一個人，特別一個黨員，爲了黨，爲了社會進化與人類解放，爲了數千萬勞動人類的共同長遠的利益，而犧牲奮鬥到底以至終身，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是最值得，最引起人們的敬仰，最爲萬世子孫所懷念所歌頌的。這在我們黨內已有無數的先烈，他們就

是最值得，最爲大眾所敬仰的人，如果是爲了剝削者的利益，爲了個人或少數人的優裕生活，爲了反對社會的進步與人類的解放，而犧牲奮鬥或老死鄉井田間與高樓大廈，那是最不值得最不應該的，那是永遠要被大家鄙視和唾罵的。從來的剝削者及爲剝削者少數人的福利而鬥爭的人，都引起人們的咒罵。我想，一個有爲的有出息的人，特別是一個共產黨員，是完全應該明瞭這一點的。

此外在我們黨員中還常常有如下的現象，即在分配黨員工作的時候，他們要求到最安全、最有保障、工作最容易最簡單，而且是最富足，生活最好的地方去，而比較不安全，有危險、地方貧瘠，生活艱苦，工作困難，環境複雜的地方與工作，就大家誰也不願去，即是這種工作對黨對革命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他們爲了痛快與好的生活而不願意去作。如果硬要他去，他會向你說，你強迫我去的，我的情緒不高。同志們，這不是好黨員所應有的。好的黨員他是不注意這些的。他只問這件工作對黨對革命是否重要，是否他能夠作，如果對黨重要的他能夠作的，他不計較困難與否，環境複雜與否，他也去作的。他願意担負最艱苦困難危險的工作，他不把困難的事情推給別人去作，自己作最容易最便宜的事情。這也是我們的黨員應注意的。

第三、要作一個終身的好黨員。

作一個共產黨員是最光榮的，但我們要作一個終身的好黨員，我們不應該作一個半途的黨員。共產黨員，是我們自己要作的，沒有任何入來強迫我們作黨員。但不是只我們要作一個黨員，就是一個黨員，這還不夠，還要共產黨允許我作一個黨員，不開除我的黨籍，才是一個黨員。就是說，還要其他的黨員及黨的機關承認我是一個黨員，我才能是一個黨員。否則，只有我自己的願意，還不能是黨員。

我們共產黨員相信唯物辯證法，認為世界一切都是變動的，沒有不變的東西。所以我們的政策策略工作方法等也講究根據客觀情況的變化而變化。但是對於我們共產黨員來說，有一件事是終身不變的。這一件事就是我們要爲黨的利益無產階級戰鬥的利益，亦即是人類最後解放的利益而奮鬥到底。說是我們要作一個終身的黨員，這對於我們是終身不變的。變不得的，變了就叫動搖，變節或叛變，這是黨員最大的恥辱和不幸。有了這一點不變，然後其他一切才可以根據情況的不同而千變萬化，不變是變動的標準和尺度，即靜止是運動的標準和尺度。我們的一切戰略策略的變動的標準和尺度，就是要看這種變動是否適合於無產階級全體的戰鬥利益；適合於這種利益就應變動，不適合於這種利益就不應變動。所以，是否適合於無產階級全體的戰鬥利益，是測量黨的及黨員個人的一切戰略策略與工作方式的變動是正確的標準和尺度。自然，這種不變，一般來說只是相對的。僅僅對於我們共產黨員來說，是絕對的。因爲在幾百年前或幾百年後，世界還沒有無產階級或無產階級已不存在時，

人們自然不會有爲無產階級戰鬥利益而奮鬥的事。所以在人類社會歷史上來說，這也還是變動的。但對於我們黨員來說，這是絕對不能變的。只有他們在主觀上終身絕對的忠實於黨與階級戰鬥的利益，在客觀上，在我們一切思想言論行動的實踐中，總得是適合於黨階級的戰鬥的利益，我們才是一個好黨員。

我們既要作一個終身黨員，我們對黨就不要有什麼秘密，不要把某些不利於黨的思想言論行動對黨隱瞞起來，或者明知某此思想，言論，行動對黨是不利的，而暗中秘密的去作，以爲這樣黨是不會知道的，其實，我們的黨員如果要作一個終身的黨員，那末他的思想，言論，行動，他是一個什麼人，他有什麼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他作過什麼不適合黨的利益的事，一年二年以至十年二十年直至他死，那裏不會被人知道的呢？最後總是會被人知道，被人了解的。結果是隱瞞不了的。所以，我們黨員不要有對黨隱瞞的不光明的事，過去作過的，自己講出來好了，我們黨是注意將來，不大追求同志的既往過錯的。講出不要緊，不講就不好。我們黨員應該有「生平所作，無有不可對人言」的坦白。

自然，我們也不是要黨員還人傾說出自己的歷史與過去的一切，不保守自己的秘密，也並不是要黨員不爲黨保守秘密，而是要我們黨員不要秘密的去做那些違反黨的利益的事，不要口是心非，不要作兩面派。

既要作一個終身的黨員，也就不怕有什麼事被人誤會，被人懷疑。因爲誤會懷疑總是

暫時的，眞象總是在最後要暴露出來。一年二年被人誤會，被人懷疑，十年二十年直至終身，你如果是一個好黨員總是會被人了解的。暫時的誤會懷疑，對於個人常常不一定是有所損失的。因爲誤會懷疑一旦被人明瞭之後，不獨能挽救你在誤會中的損失，而且增加對於你的新的安慰和鼓勵。

最後，我要說到，我們黨的前途是光明的，偉大的，我們黨員的前途也是光明的，偉大的，黨的勝利，即是我們一切黨員的勝利。黨員只有在黨的勝利中才有自己的勝利。

（劉少奇：「作一個好黨員，建設一個好的黨」）

四、反對各種不正確的偏向

（一）反對自由主義

我們主張積極的思想鬥爭，因爲它是達到黨與革命團結使之利於作戰的武器，每個共產黨員與革命分子，應該拿起這個武器。

但自由主義取消思想鬥爭，主張無原則的和平，結果腐朽庸俗的作風發生，使黨與革命

團體的某些組織及某些個人在政治上腐化起來。

自由主義有各種表現：

因為熟人、同鄉、同學、知心朋友、親愛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對，也不發生原則上的爭論，任其下去，求得和平與親熱，或輕描淡寫的說一頓，不作澈底解決，保存一團和氣。結果有害於團體，也有害於個人。這是第一種。

不負責任的背後批評，不積極向組織建議；當面不說，背後亂說；開會不說，會後亂說。心目中沒有集體生活的原則，只有自由放任主義。這是第二種。

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明哲保身，但求無過。這是第三種。命令不服從，個人意見第一，藉口幹部政策，不顧組織紀律。這是第四種。

不愛爲了團結，爲了進步，爲了事情弄好，向不正確的意見鬥爭爭論，而是個人攻擊，鬧意見，洩私憤，圖報復。這是第五種。

聽了不正當的議論，也不爭辯，甚至聽了反革命分子的話，也不報告，泰然處之，行若無事。這是第六種。

見群眾不宣傳，不鼓勵，不激說，不調查，不詢問，不關心其痛癢，漠然置之。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把一個共產黨員混同於一個普通的老百姓。這是第七種。

見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爲不憤恨，不勸告，不制止，不解釋，聽之任之。這是第八種。

辦事不認真，無一定計劃，無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過且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這是第九種。

第十種。自以爲對革命有功，擺老資格，大事作不來，小事又不作，工作隨便，學習鬆懈。這是第十種。

自己錯了，也已經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對自己採取自由主義。這是第十一種。還可以舉出一些，主要的有這十一種。

所有這些都是自由主義的表現。

集體組織中的自由主義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種腐蝕劑，使團結渙散，關係鬆懈，工作消極，意見分歧，使革命隊伍失掉嚴密的組織與紀律，政策不能貫徹到底，黨的組織與黨所領導的群眾發生隔離，是一種嚴格的惡劣傾向。

自由主義的來源，在於小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性，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產生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者以抽象的教條看待馬克思主義原則，他們贊成馬克思主義，但不準備實行之，不準備拿馬克思主義代替自己的自由主義。這些人，馬克思主義是有的，自由主義也是有的，說的是馬克思主義，行的是自由主義。對人是馬克思主義，對己是自由主義，二樣貨色齊備，各有各的用處，這是一部分人的方法論。

自由主義是機會主義的一種表現，是和馬克思主義根本衝突的。它是消極的東西，客觀上起着援助敵人的作用，因為敵人是歡迎我們內部保存自由主義的。自由主義的性質如此，革命隊伍中不應該保留它的地位。

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積極精神，克服消極的自由主義。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是襟懷坦白，忠實積極，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犧牲個人利益，無論何時何地，堅持正確的原則，固一切不正確的思想行為作不疲倦的鬥爭，用以鞏固黨的集體生活，鞏固黨與群眾的聯系，關心黨與群眾比關心個人為重，關心他人比關心自己為重，這樣才算一個共產黨員。

一切忠誠坦白積極正直的共產黨員團結起來，反對一部分人的自由主義傾向，把他們改變到正確的方向。這是思想戰線的任務之一。（毛澤東）

（二）反對個人英雄主義

自高自大，個人英雄主義，風頭主義等，在黨內不少同志的思想意識中還是或多或少的存在着。

有這種思想的人，他首先計較他個人在黨內地位的高低。他好出風頭，歡喜別人奉承他，抬舉他，他有個人領袖的慾望，他逞能幹，好居功，好表現自己，好包辦，沒有「涵養」

，有濃厚的虛榮心，不願埋頭苦幹，不願做技術工作。他高傲，有了一點成功即盛氣凌人，不可一世，壓倒別人，不能平等的謙遜和氣的待人。他自滿，好爲人師，好教訓別人，總想爬在別人頭上，而不受別人的指揮，不向別人尤其不向群眾虛心學習，不接受別人的批評。他只能「高升」。不能「下降」，只能「行時」，不能「倒霉」。他受不起打擊和委屈，處理自己沒有伸縮性，不是「能屈能伸的大丈夫」。他「好名」的孽根未除，他企圖在共產主義事業中把自己造成爲「偉大人物」與「英雄」。甚至爲了滿足他這種慾望而不選擇手段。然而，在他這種目的不能達到之時，他受到打擊和黨內同志冷淡的待遇之時，他就可能有動搖的危險。在黨的歷史上由於這樣而動搖出黨的人已經不少。在這種人的思想中殘存着剝削階級的意識，不了解共產主義的偉大，沒有共產主義偉大的胸懷。

同志們，共產黨員是不能有個人的自滿與驕傲的。即算某些同志是能幹，作好了某些工作，獲得大的成績（如我們的軍官率領萬千隊伍打了勝仗，我們各地黨與群眾工作的領導者在工作中創造了較大的局面等），這或許是「偉大」的成績，很可以「自驕」一下。然而，如果拿這點成功和整個共產主義事業比較起來，又到底有多大呢？這還只能是「滄海之一粟」呵！這對於具有共產主義世界觀的人來說，又有什麼真正可以驕傲的呢？

個人地位，對於黨員個人來說，又有什麼得失值得計較的呢？個人地位總算高過於皇帝了。然而拿這來與共產主義事業比較，到底又有多大呢？還不是如斯大林同志所說只是「大

海中之「一滴」罷了。這又有什麼可以值得計較與誇耀的呢？

不錯，在我們黨內，在共產主義事業中，是需要無數的共產主義的英雄，需要很多有威信有地位的黨與群眾的領袖。目前我們有威望的革命領袖與英雄還真是太少了，還需要鍛鍊與培養很多很好的各方面的共產主義的革命的領袖與英雄。這對於我們的事業，倒是一件很重要的完全不可忽視的事情。誰個鄙視這一點，誰就不懂得怎樣推動共產主義事業前進。所以我們還必須大大提高我們黨員在革命事業中的前進心與朝氣。目前我們在這方面的發揚還是不夠的。譬如，某些黨員的學習不努力，在政治上理論上的興趣不高，就表現這一點。所以，我們反對個人英雄主義，風頭主義，決不是反對黨員的這種前進心，——這是共產黨員最寶貴的品質。但是，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前進心，與個人主義的前進心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追求真理，擁護真理，並最有效的為真理而鬥爭，它有無限的發展前途和進步性；而後者即對於個人來說，它的進步性也極有限度，並且是沒有前途的。因為後者常為個人利益而自覺的抹煞、掩蔽與歪曲真理。所以，我們的同志必須了解：真正共產主義事業中的領袖與英雄，決不是個人主義的領袖與英雄，決不是可以自稱的。凡是自稱領袖或自己個人企圖作領袖的人，他在我們黨內就決不能成為領袖。不論是全國的或地方的領袖都是大家擁護成功的。我們黨員群眾不會擁護那種自高自大，個人英雄主義，風頭主義，有個人領袖慾望與虛榮心的人，來作自己的領袖。任何黨員沒有權利要求其他黨員群眾擁護他作領袖或保持他的

領袖地位。只有毫無個人目的，忠實於黨的黨員，他有高度的共產主義道德與品質，他掌握馬列主義的理論與方法，他有相當的工作才能，他能實際指導黨的工作，他不斷的努力學習前進，他才能取得黨與群眾的信仰和擁護而成爲共產主義事業中的領袖與英雄。

我們的同志還應了解：任何黨員，任何領袖與英雄，他在共產主義事業中，只能作一部份工作，盡一部份責任。共產主義事業是一件無數千萬人長期集體創作的事業，任何個人也不能包辦。即使我們偉大的領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也只能在共產主義事業中作好一部分工作。他們的事業還待我們千萬人來繼續努力。我們，普通的黨員，在共產主義事業中也是作一部分工作，盡一部分責任。我們的這一部分。比馬克斯、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那一部分，當然是小得多。然而我們總有一部分。大小雖然不同，但這個「一部分」是相同的。所以，我們只要作了一部份工作，就算盡了我們的責任。我當然盡可能使我的這一部分大一點，然而，如果不能大，就小一點，對我們個人來說，這也是不值得計較的事，但無論如何，我們最少總求其不妨害共產主義事業的發展，還能大小不一的盡我們一部分責任。這是我們對自己的工作所應懷抱的態度。因此，那些不願意作技術工作的同志，以爲在技術工作中是埋沒了他，使他「不能」（其實也能，如愛迪生、斯達哈諾夫等都是技術工人中出來的）揚名後世，不能施展他的才能，似乎這對共產主義事業不知是何等大的損失！因此，就多少喪失他共產黨員所應有的前進心。同志們，這種想法是不對的，技術工作在黨的

工作中佔有極重要的位置，這些同志的工作，也是在共產主義事業中盡了一部分責任，和其他工作的同志一樣。共產黨員對於自己的工作，只看什麼工作是當時重要的，他們就去作，不管願意與否，或是能出風頭與否。譬如在俄國革命成功後，實行新經濟政策，曾經動員很多担負重要黨政工作的幹部學習做生意，因為，在當時只有共產黨的買賣作得好，才能戰勝私人資本主義。即使沒有黨員願意作買賣的，但由於作買賣重要，大家都去作了。而他們是作得對的，不作的不對。

自然，我在這裏重覆一句，黨的負責人分配黨員的工作，是應該注意各個黨員的不同的情況，注意分配適合他個性的工作，發揚他的長處，並鼓勵他的前進的熱忱。但被分配的黨員不能拿這一點作為理由，來拒絕接受黨給他的工作。（劉少奇：「論共產黨員修養」）

（三）反對極端民主化

一、紅軍黨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後，極端民主化的現象，確實減少許多，如黨的決議之比較的能够執行，「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權制」，「先交下級討論再由上級決議」等口號之沒有人說了，都是事實。但在實際上，這種減少的現象，只是表面的減少罷了，決不是在一般黨員的觀念裏頭，根本肅清了極端民主的思想。這就是說極端民主化的毒根還深中在許多國

志的心中，如決議案之執行，種種表示勉强的態度，就是根據之一。

二、糾正的方法：

第一、是從理論上掃除極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極端民主化的危險，在於損傷以至完全破壞黨的組織，削弱以至完全毀滅黨的戰鬥力，使黨担負不起鬥爭的責任，由此必然走到革命的失敗，同時也就是幫助了統治階級反革命壽命的延長。其次，要指出極端民主化的來源，在於小資產階級（農民生產及城市小資本）的自由散漫性，這種自由散漫性帶到黨內就成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極端民主化思想，這種思想是和無產階級的鬥爭任務根本不相容的，客觀上實在是反革命思想的一種。具有這種思想的人，若不努力糾正而任它發展下去，必然的要走向反革命道路。

第二、是在厲行組織上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線是：

- (一) 黨的指導機關要有正確的指導路線，遇事要拿出辦法，以建立領導的中樞。
- (二) 上級機關要明瞭下級機關情況及群眾生活情況，成爲正確指導的社會來源。
- (三) 黨的各機關決議事情，不要太隨便，一成決議便須堅決執行。
- (四) 上級機關的決議，凡屬重要一點的，必須迅速的傳達到下級機關及黨員群眾，其方法就是開活動分子會，或支部以及縱隊的黨員大會（須看環境的可能），

派人出席報告。

(五) 黨的下級機關及黨員群衆對上級機關的指示，要經過詳盡的討論，以求徹底了解指示的意義，並決定對它的執行方法。(古田會議決議)

(四) 反對唯心觀念

一、唯心觀念在紅軍黨員中非常濃厚。其結果，對政治分析，對工作指導，對黨的組織，都有非常之大的妨礙。因為政治上唯心的分析和工作上唯心的指導，其必然伴隨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至於黨內的唯心的批評精神，不要證據的亂說，或互相猜忌，其結果，往往釀成黨內無原則無意義的糾紛，破壞黨的組織。

關於黨內批評問題，除開唯心的批評精神之外，還有應該要說及的，就是非政治的批評精神。批評的任務，最大的是指出政治錯誤，其次才是指出組織上的錯誤，至於個人生活缺點及小的技術方面，如果不是與政治及組織的錯誤有密切的聯系，則不必多指摘，使同志們無所措手足。而且技術的批評一發展，黨內精神完全集注到技術方面，人人變成了謹小慎微的君子，必然要忘記黨的任務，這是最大的危險。紅軍黨內技術的非政治的批評精神，是和唯心的非科學的批評精神一樣，必然要得到(而且已經得到)它的最壞的結果。

二、糾正的方法：唯一的是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如此就要：(

一) 教育黨員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以代替唯心方法的分析和估量。(二) 使黨員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鬥爭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們知道離開了實際調查，便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三) 黨內批評要肅清唯心的和技術的精神。說話要有證據，討論要注意它的政治意義。

(毛澤東起草的紅四軍古田會議決議)

第三章 組織紀律的修養

一、列寧、斯大林等論紀律與民主

無產階級，在為政權而鬥爭中，除組織外，再沒有別的武器。無產階級被資本主義世界裏的無政府競爭制統治所分散，被替資本所作的強迫勞動所壓倒，經常被拋到完全貧困、粗野、退化的「深淵裏」，無產階級之能够成爲而且必然會成爲不可戰勝的力量，就只是因爲它由馬克思主義原則所造成的思想統一，爲組織底物質統一所鞏固，這個組織千百萬勞動者團結爲工人階級底大軍。在這支大軍面前，無論是俄國沙皇專制制度底已經衰老的政權，無論是國際資本底正在衰老的政權，都是支持不住的。這支大軍將日益更加緊密地團結自己的隊伍，而不願任何迂迴和後退，不願現代社會民主黨中的基爾特派底機會主義辭藻，不願那對於落後小組習氣的自滿自足的讚美，不願知識份子無政府主義底自炫和喧鬧。（列寧：「

進一步退兩步」第十八章)

大概現在差不多任何人都已經看見，如果我們布爾塞維克黨內沒有真正極嚴格的鐵的紀律，如果它沒有得到全體工人階級群眾最完備的和最不顧犧牲的擁護，即是說，如果它沒有得到工人階級中一切有思想能力的、純潔的、肯犧牲的、有影響的、能够領導或吸引落後部隊的人們的擁護，那末，布爾塞維克黨，莫說兩年半，便是兩月半，也不能維持政權。

無產階級專政，乃是新階級向比較強有力的敵人，向資產階級所進行的最不顧一切和最無情的戰爭。……如果不作長期的、百折不回的、不顧生死的戰爭，如果沒有堅忍心，沒有紀律，沒有堅強的精神，沒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和統一的意志去進行這種戰爭，那末，要戰勝資產階級是不可能的。

我再重說一遍，俄國勝利的無產階級專政底經驗，明白告訴一切不會思索或對此問題不會思索過的人們說：無條件的集權與無產階級底最嚴格的紀律，乃是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列寧：「左派」幼稚病」第二章)

否認黨，否認黨的紀律——這就是反對派主張所得到的結果。這就等於完全解除無產階級底武裝，以幫助資產階級。這就等於小資產階級的散漫、動搖、不能堅忍、不能團結、不能整齊動作等等劣根性，這種劣根性如果任其橫行，必使任何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一敗塗地。……要是有人減弱——即使減弱一點——無產階級政黨底鐵的紀律，特別是在無產階級

專政期間），他就在事實上幫助着資產階級而反對無產階級。（同上，第五章）

說到這裏，不可不記起卡爾·考茨基在不久以前對於最後這個品質（指知識分子的無紀律性——輯者）所給予的燦爛的社會心理的特徵描寫。現在，各國社會民主黨都往往患着相同的病症，偏向更有經驗的同志們學習正確的醫治方法，這對於我們是非常有益的。因此，引證卡爾·考茨基對於某些知識分子的特徵描寫，只是表面上的脫離我們的本題。

「……現時關於知識界與無產階級間的對抗問題又是我們所非常注意的問題了。我的同僚們（考茨基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著作家和編輯——列寧）將往往因我承認這個對抗而表示憤慨。然而，須知道這個對抗是確實存在的事實，而企圖否認事實來搪塞這個對抗，那就會是最不適當的策略。這個對抗乃是社會的對抗，這個社會對抗是表現在階級上，而不是表現在個別人物上。無論個別的資本家，或個別的知識分子，都是完全能够加入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的。當有這樣的事實時，知識分子也就改變着自己的性質。而在往後的敘述中所說到的，主要不是這種知識分子，因為這種知識分子迄今還是自己階級中的例外。在往後的敘述中，如果沒有特別的附帶說明，那我就僅僅把知識分子一字了解為普通的知識分子，這知識分子是以資本主義社會為立腳點的，是知識分子階級底標本代表。這個階級是與無產階級有相當對抗的。」

這個對抗，是異於勞資對抗的另一種對抗。知識分子不是資本家。固然，他的生活水平

是資產階級的，而當他還沒有變成個流浪者時，他是不得不維持這種水平的，但同時，他又不得不出賣自己勞動的生產品，而且還時常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他往往遭受着資本家方面的剝削以及一定的社會的賤視。所以，知識分子是與無產階級沒有任何經濟對抗的。但是，他的生活狀況，他的勞動條件，是非無產階級的，而由此也就有在情緒中以及在思維中的一些對抗。

無產者在他還是孤立的個體時，是沒有什麼力量的。他自己的全部力量，他自己的走向進步的全部能力，他自己的一切希望和願望，都是從組織中，從與同志們的有計劃的共同活動中汲取的。當他是偉大而強有力的機體底一部分時，他就覺得自己是偉大而強有力的。對於他，這個機體就是一切，而單獨的個體，若與這個機體比較起來，則很少意義。無產者以最大的誓不顧身的精神，以無名大眾底細胞資格——毫不計較個人利益，毫不圖謀個人榮譽——而進行着自己的鬥爭，他在自己所被指定的任何一個崗位上都履行着自己的職責，自願服從着那浸透其全部感覺，浸透其全部思維的紀律。

而知識份子則完全不是如此。他不是這樣或那樣運用力量來進行鬥爭，而是運用論據來進行鬥爭。他的武器——這就是他個人的知識，被個人的能力，他個人的信念。他只憑靠自己個人的品質，才可獲得相當的意義。因此，在他看來，自己個性表現底完全自由，是順利工作的第一個條件。他只能勉勵強強以某個整體底附屬部分資格服從這個整體，是迫於需要

而服從，而不是出於本人意願而服從。他承認必須要有紀律，是僅僅對於羣衆，而不是對於上等人物，而至於他自己，那他當然是把自己列入上等人物的……。

……尼采底哲學，及其對於超人的崇拜——這個超人認為全部問題都在於保證其自己個性底完滿發展，這同超人覺得，使他個人在任何程度內服從任何偉大的社會目的，都是下賤可恥的事情，——這個哲學是十足的知識分子的宇宙觀，這個哲學使知識分子完全不中用於參加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

除尼采而外，易卜生也是適合於知識分子情緒的知識分子宇宙觀底出色代表，易卜生底醫生司托克曼（在「人民公敵」戲劇內）並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如許多人所想像的那樣，而是這樣的知識分子底典型，他必然會與無產階級運動，一般就是與任何人民運動，——如果他竟企圖在這個運動中有所動作的話，——發生衝突的。這是因為尊重多數同志的態度是無產階級運動——如任何民主運動一樣——底基礎。司托克曼一類的典型的知識分子是把「緊密團結的多數」看作應被推翻的猙獰怪物的。

……李卜哀內西是社會主義運動所需要的知識分子的理想模範，他週身都浸透了無產階級情緒。他雖是燦爛的作家，但他已把知識分子特有的心理特點喪失無餘。他曾毫無怨言地在行列中行進，他曾在他所被指定的任何崗位上工作，他把自己完全服從我們的偉大事業，並鄙棄那些按易卜生和尼采精神教育出來的知識分子們在落到少數地位時，就往往發出的說

什麼自己個性受到壓抑的頹唐的嗷泣。在這裏還可舉出馬克思，他是從來也沒有想出風頭，而曾模範式地服從着他在那裏不只一次處於少數地位的「國際」中的黨的紀律。

(列寧：「進一步，退兩步」第十三章)

真正的民主主義是在於使黨的群眾在黨的組織內活動起來，使黨的群眾解決黨的以及一般實際的問題，使黨的群眾製定自己的決議並督責自己的組織把這決議付諸實行。

民主主義不只是民主的選舉。選舉的民主主義還不能稱為真正的民主主義。……我們所說的是行動的民主主義，這時黨的群眾自己解決問題和自己動作起來。因此我們說，恰恰就是這樣的民主主義應當成為我們社會民主組織的基礎。(斯大林：「拂夫里斯黨組織改組」)。

民主應當依據條件來考察，在黨內民主問題上的偶像化是不應當的，如眾所周知，因為黨內民主的實行依據於每一時機的具體條件，時間和地點。

(斯大林：「在聯共十三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十七年來，尤其是五中全會以來的黨的鬥爭經驗，證明了有在黨內、八路軍與新四軍內，繼續堅持鐵的紀律的必要。紀律是執行路線的保證，沒有紀律，黨就無法率領群眾與軍

險進行勝利的鬥爭。在過去，由於克服了張國燾一類破壞紀律的傾向，保證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抗日戰爭的順利執行。在今後，又必須堅持這種紀律，才能團結全黨，克服新的困難，爭取新的勝利。在這裏，幾個基本原則是不能忽視的：（一）個人服從組織；（二）少數服從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這些就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具體實施，誰破壞了它們，誰就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誰就給黨的統一團結與黨的革命鬥爭以極大損害。爲此原故，黨的各級領導機關，應該根據上述那些基本原則，給全黨尤其是新黨員以必要的紀律教育。過去經驗證明：有些破壞紀律的人，由於他們不懂得什麼是黨的紀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張國燾一類，則利用一部分黨員的無知以售其奸。所以紀律教育，不但在養成一般黨員服從紀律的良好作風上，是必要的；而且在監督黨的領導使之服從紀律也有其必要。黨的紀律是帶着強制性的；但同時，它又必須是建立在黨員與幹部的自覺性上面，決不是片面的命令主義。爲此原故，從中央以至地方的領導機關，應制定一種黨規，把它當着黨的法紀的一部分。一經制定之後，就應不折不扣地實行起來，以統一各級領導機關的行動，並使之成爲全黨的模範。

（毛澤東：「論新階段」）

二 黨員與黨及其他黨員的關係

黨員在組織上的修養反映着黨員個人與黨的關係及黨員個人與其他黨員的關係。黨員應該採取什麼立場、方式和態度，去對待黨和其他黨員，——這就是黨員在組織上的修養。我們先來說明黨的組織結構。

A. 黨是矛盾的結構。

黨的組織結構是怎樣的呢？這同其他事物一樣，是矛盾的結構，是矛盾的統一體，即兩個相反的東西結合在一起，成爲一個新的東西而存在。自然科學告訴我們，世界上每一物體，都是這樣結合成的。世界上已經發現有九十四種原子，每種原子都是由陽電子和陰電子結合成的。陽電子和陰電子相反的東西，結合在一起，就變成了一種新的東西。例如，金子是一個陽電子七個陰電子結合成的，水銀是一個陽電子和八個陰電子結合成的，由於電子結合的數量的不同和運動的不同，這就造成了世界上各種不同的事物。一定兩個相反的，矛盾的東西結合起來，才能成爲一個新的東西。結合不等於混合，不是總合，也不是「十號」。相同的東西加起來只能有量的增加，不會有質的變化。例如，一條牛加一條牛仍是牛，一升米加一升米仍是米。但是一條公牛加一條母牛就形成了新的關係，一個男人加一個女人便成了夫妻的關係。一切東西都必須是矛盾的統一體。

我們共產黨也是由各個不同的黨員結合而成的，它的基本結構是支部。比如我們黨員三人以上可成立一個支部或小組，但支部或小組不是僅僅一個黨員加二個黨員的關係。一個黨

員加二個黨員等於三個黨員——這只是一個加號的關係，還不成爲黨的結構（組織）。怎樣才能成爲組織呢？就是說三個黨員中，要有一個支部書記，二個支部成員，或是一個組長二個組員。支部書記和支部成員的結合，或是組長和組員的結合，都是矛盾的結合，即是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的結合。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結合起來就成爲一個統一的組織，有了這種統一的組織才有力量。這種統一的組織就是黨——這就是黨的基本組織結構。

整個黨的結合形式就是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和全體黨員的結合，就是由黨的中央和黨的各部份、各機關以及各個支部的結合，就是黨的領袖、黨的幹部和全體黨員大眾的結合，就是黨的上級組織和下級組織的結合。因此我們黨的結構不是混合物，不是幾十萬黨員的簡單的總合，不是沒有一定的結構的，而是幾十萬黨員按照一定的組織形式和一定的規則結合起來的；是一個矛盾的結合，有領導者和被領導者，有黨的領袖和黨員，有黨的上級組織和下級組織，黨的這種組織機構使黨員具有強大的戰鬥力，否則就是「烏合之衆」了。

黨也不是聯合會，不是各個地方黨部的聯合組織，而是不同的黨員、不同的組織部門結合成的一個整體性的整體。這個集體組織和聯合組織是不同的。

黨的具體的結合形式就是民主集中制，黨的民主集中制反映出黨如何把龐大的黨員大眾同黨的領導者結合起來，如何把黨的各部門同黨的中央結合起來，如何把黨的上級組織同下級組織結合起來。這種結合形式的最具體的表現便是黨章上關於支部的規定。要怎樣才能適

到黨的統一的目的，才儘把幾十萬黨員結合成一個統一體呢？黨的統一的内容與實質就是馬克思主義所造成的思想上的一致。這種思想上的一致是最基本的。沒有這種一致，黨的結合就不可能，黨的一致就要破裂。所以黨內如果有思想上、原則上的分歧，就必須發動鬥爭，重新取得一致。如果有少數黨員堅持自己錯誤的思想和原則而不放棄，那末最後就必須把他們開除出去（如托派和右派）。如果堅持這種錯誤思想和錯誤原則的是黨內大多數，那末最後不免要同他們分裂。另外成立一個組織（如列寧脫離社會民主黨而另外組織共產黨）。

由於黨員在思想上的一致，就造成了組織上、行動上和紀律上的一致。這就是黨的統一的具體形式。如果沒有組織上、紀律上和行動上的一致便無法體現，無從寄托與鞏固。共產黨的統一便是由這種思想上的一致，再加上組織上、紀律上和行動上的一致而得到的。

民主集中制是黨的結合的具體形態，反映着黨內的組織關係，確定黨內領導機關與被領導者——小組長與組員，支部書記與支部中各成員，上級機關與下級機關，中央與全體黨員之間的關係的。所以民主集中制的目的是爲了保證黨思想上的一致，保證黨組織上的統一。先有思想上的一致才能保證組織上的統一；但是組織上的統一又能幫助和推動，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鞏固思想上的一致。所以民主集中制也就是保證黨在組織上思想上統一的具體形式。這是民主集中制的意義。

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

除了這些原則上的規定外還要加上紀律上的約束，就是說每個黨員都要依照組織原則做，違犯了這些原則便要受紀律的制裁，紀律是帶有強迫性的，而所有紀律上的規定都是用來正確規定黨員與黨的關係以及黨員與黨員的關係的，用來保證與維持黨的統一的。只有認識了這些基本組織原則，才能進一步談黨員的組織修養。

B、黨員與黨的關係，黨員與其他黨員的關係應怎樣確定？

我們黨有幾十萬黨員，每個黨員只是幾十萬個中的一個，要幾十萬黨員結合起來才成爲黨，所以黨員對黨的關係就是各個分子（個體）與整體的關係，好比就是細胞與人體的關係一樣的。黨員是各不相同的，有能力大小的不同，有男女性別的不同，有工作崗位的不同等等。因爲黨是由各種不同的黨員結合而成，就使黨有各種不同的組織部門。

我們拿細胞同人體的關係來說，細胞的健康和發展可以推進入體的健康和發育，而人體的健康和發育使得細胞也強壯。一般的說，是整體決定了部份；死人身上是我不出活細胞來的。但是用人體來比喻我們黨，也有不大確切的地方。因爲第一，人的腦袋給人家割去了不會再長出第二個腦袋來的；但是假如黨的中央負責人都被敵人捉去了，並不能消滅我們的黨；一個中央委員會被破壞了，又會產生出另一個中央委員會來。第二、單個細胞在人體中所起的作用不能超過於單個細胞的作用之上；但是一個積極努力的黨員就不只是做一個人的工作，他甚至於能推動整個黨向前進，推動許多黨員都前進。所以每個黨員應該成爲黨內積

極的、活動的因素，應該起積極的、推動的作用。而不應起消極的作用。黨的一切工作，一切勝利都是由黨員努力得來的；沒有個別黨員的努力黨就不能前進。

但是同時要知道，每個黨員不論他能力多麼大，不論他做什麼工作，起多大作用，他總不過是幾十萬黨員中的一個，是列寧黨的這個矛盾機構中的一份子，應該是站在黨內來領導和推動整個黨而不是站在黨外或黨的頭上來領導黨。列寧、斯大林都是站在黨內來領導黨，並推動黨前進的，都是作爲一個黨員在黨內來起作用的。

黨員同黨的關係，具體來說，就是黨員與其他黨員的關係，黨員與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的關係。即是與上下級的關係，與中央、與支部書記、與小組長的關係。這就是說，你要做一個好黨員，那麼當你做一個普通黨員，做一個小組長，做一個支部書記，以至於做一個中央委員，都要做得很好；你要會領導人家，又會被人家領導；光會領導人家，或光會被人家領導，都是不夠的。

有一個人向我吹牛皮，說他自己會做人。但是他同他的父親，同他的老婆，同他的弟兄，同他的朋友，都吵得一塌糊塗。我問他：「你是人家的兒子，丈夫，哥哥，朋友。你不會做一個好兒子，好丈夫，好哥哥，好朋友，你怎麼能做一個好人呢？」其實，他說會做人是空的。做一個好人不是空的，做一個好黨員也不是空的。在黨內有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但不管他是領導者或被領導者。總之，都是黨員之一。每個黨員應依照他在黨內的具體地位

而與其他黨員，與黨的領導機關或被領導者建立正確的關係。

這種關係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建立的。就是說，由黨員大多數選出黨的領導機關，決定黨的方針，而領導機關必須向黨員做工作報告。這就是民主。但是在另一方面，黨員又必須服從黨的領導機關。這就是集中。因此黨員與領袖的關係就是：一方面黨員決定了領袖，另一方面黨員又必須服從領袖；一方面領袖須服從黨員與黨組織的支配，同時又須支配黨員。黨內沒有不受黨的組織支配的任何個人，如果領袖不受黨的支配，不受黨員的支配，而要支配黨，就不成其為領袖。但是黨一定要有領袖，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成爲一個有組織的整體。黨的上級爲下級所決定，下級又必須服從上級，這便是民主集中制規定的矛盾的統一。因此黨員就必須依照自己所處的地位來確定對上下、對左右的關係，以達到黨內的團結，加強黨的戰鬥力，推動黨前進。這種修養就是所謂黨員在組織上的修養。

一個黨員在黨內要起積極的推動的作用，而且這種好的作用要盡可能起得大些，但到底能起得多大呢？

一般的講是黨決定了黨員，但是如果黨員的能力強，在某一時期，對某一事情，在一定條件下，在某種程度內，可能有決定的作用。可能對全黨或黨的某一部份、某一組織起決定的作用。中國從前有「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的爭論。一般的說，英雄不能創造時勢，歷史行程有其自己的發展規律性，不能被個人所改變。但在某一個具體的革命鬥爭中，

某一個具體事實上，某幾個領袖（英雄）却可能決定其勝利和失敗。例如蘇聯的十月革命，如果沒有列寧，也可能失敗的。有了這麼一個列寧，有了這麼一個布爾塞維克黨，而且處在那樣的時期和那樣的條件下，十月革命才得到了勝利，但是即使沒有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却一定會爆發，而且一定要達到勝利的，雖然可能不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又如中國的大革命時，有了一個列寧，大革命也許不會失敗的。現在的事情也是一樣。常常一個黨員的好壞決定了那個地方工作的成敗。如皖南事變也是一樣。如果換了一個人去，也許不會遭受那麼大的損失。在這些地方，個人常常起着決定作用。這在我們部隊中也看得很清楚的，個把好黨員的領導常常把一個部隊弄得很好。個把在理論上、組織上、政治上有修養的黨員能把整個組織部門中其他黨員的水平都提高一步，把工作也向前推動許多。馬克思、恩格斯，這麼兩個人就創造了無產階級的黨。這個黨後來被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領袖們所弄壞，於是又出來一個列寧，他創造了俄國布爾塞維克黨，反對第二國際，領導十月革命達到了勝利。

當然，要起作用，必須要有相當的地位。一個普通黨員起的作用就小，一個領導者起的作用就大。但這是沒有多大關係的，只要他真具有本領，真能起積極作用，則雖然今天沒有重要地位，到明天，後天仍會有重要地位給他的。黨會提拔他的。黨員不能因為要起大作用，就要求黨派一個決定的地位給他。

民主和集中——這是兩個矛盾的概念，但這句話上，概念上的矛盾正是反映出客觀事實

上的矛盾，反映着黨的矛盾的結構。黨的民主集中制就是反映黨員與黨，下級對上級，上級對下級的矛盾的關係的。「民主是手段，集中是目的」——這樣的說法是錯誤的。因為他不能說明民主與集中的關係，不能說明民主與集中的矛盾的結合，黨的目的是團結統一，加強戰鬥力，整個民主集中制就是達到統一這個目的的道路。只有民主或只有集中都不能達到統一團結。統一不只是集中，而是民主的集中。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同時，沒有集中也沒有真正的統一。假使以為僅僅集中就是統一；則民主就變為分裂了。中國的頑固分子就是這樣說的。祇講集中就變成了專制政體，在黨內就變成了家長制。家長制不是黨內的正確的結構，正確的結構是民主集中制。

黨員在黨內，不論作中央委員，做省委書記或支部書記，他必定與別的人發生關係。在這裏就發生了上下級的關係。下級對上級要服從，但同時又要監督他（每一個黨的領袖，黨的領導者都要受黨員的監督，同時任何黨員都有權監督別人）。如果上級弱，還要幫助他，這也是矛盾的。做上級的要指揮下級，要傾聽下級的意見，實行民主有什麼事情就要和大家商量討論，下級錯了，還要糾正他，對自己左右平行的同級組織，就應互相尊重，互相幫助，互相觀摩，互相競賽，如同級犯了錯誤，就應向上級提出意見。總之，每個黨員，應該站在黨的立場上，利用現在的位置，來起積極的作用，來處理自己對其他黨員，對上下級的關係；應該採取適當的方式，去開展黨內鬥爭。

這樣做才能作到黨的統一，以便和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用這樣態度團結黨員，對待同志，才是黨的正派人。如果懷着個人企圖，不擇手段，打擊別人，或甚至組織派別，這是正派的人做的事情，是不能被允許的。

黨員相互間的監督和批評是爲了幫助別人，爲了黨的團結和統一。因此，方式應該誠懇坦白，光明，分別具體對象，採用具體辦法：應是客觀的，就事論事的，而不是憑空猜想的。要達到誠懇和坦白，就要正面提出意見。我們有許多同志，由於怕得罪人，怕上級責罵，怕自己吃虧，不敢正面提出意見，這是軟弱的表現。也許你批評上級負責人，他會發脾氣，打擊你，報復你。這樣的事情也有過的，例如張國燾就是這樣的。但是共產黨員要主持正義，不要怕得罪人。共產黨員要擁護真理，爲了擁護真理即使暫時挨打擊，背冤枉，遭反對，吃些苦頭也不要緊的，遲早總要弄明白的。共產黨員一方面要自己不違背真理，不做不正派的事情，但是對別人的不正派的事情一定要講。當然，講的方式講究一下，但這只是爲了講的話能够收得更大效力。我們不去打擊別人，但別人要打擊我時，我爲了擁護真理是無所畏懼的。以上便是黨員組織上修養上基本出發點。（劉少奇：「續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三 怎樣執行民主集中制？

甲 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

上面說過，黨的組織結構的具體形式是民主集中制的。黨是有組織的，有組織系統的，黨內有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但是黨的領導是集體的領導，不是個人的領導。因此，必須要有民主，然後才能實現集體的領導。因為所謂集體領導即是集合全黨的經驗和智力，集合全黨最好的意見和計劃成爲一個決議案，成爲一個方針。

任何一個共產黨員，不論其地位怎樣，只要他有相當的水準，他能認識革命的規律性；他就有機會提出他的意見。如果他的意見中有一部份好的，那麼這一部份好的意見就會被採納，作爲黨的總的領導方針中的一部份，就是說，他就參與了黨的集體領導。因此，也就是說，任何黨員都有機會參加黨的集體領導，參加對全黨、對革命的領導。

同時領導又是多方面的，是具體的，如領導戰爭，領導工農運動，領導政權，領導油印工作，領導醫務工作等。因此黨的領導除了一般的戰略策略的確定外，其他一切的領導都是具體的；而各部份具體工作之領導，又皆有其自己的規律性；因此，需要各方面的、具體的領導者，就是說需要具體領導下的個人負責制。可是各方面的具體的領導也是有一般性的，因為他是總的集體領導的一部份，如果每一部份具體的工作領導得很好，也就使普遍的工作都做得好。所以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是統一的。

我們黨的戰略策略的方針是已經確定的了。這是全黨同志大家根據馬列主義的基本原

則，研究了具體的中國社會所得出的共同結論。這是馬列主義的原理在中國的具體運用（但如果是有人還有新的意見，仍舊可以提出來的）。這亦就是黨的集體領導的根據。

爲了達到思想意志的統一，也必須實行民主集中制。就是說，要大家來討論，發表意見，好的意見要採納，不好的意見要加以說服。民主集中制的意義便是把大家的意見和力量集中起來，組織起來，成爲一個統一的意見，和統一的力量。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問題未決定時，大家可以提出意見，既已通過就必須執行；即使你不贊成，也必須服從。民主與集中是統一的。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同時，沒有集中，也就不能有民主。因爲如果沒有少數服從多數，那末結果必然要使多數人的利益爲少數人所破壞，即是說，必然要弄到反而使多數人服從了少數，這就是不民主了。

乙 黨內對民主集中制的錯誤認識

第一種人說，要我服從上級和多數是可以的，但上級和多數在原則上，在政治上先要正確。若在政治上錯了，我就不服從。這就是以多數的，或上級的，或中央的正確不正確爲服從的條件。這個條件提出是不對的，這就是破壞了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規定，只要是大多數，是上級或中央通過和決定了的，就要服從，就是不對也要服從。恰恰在這個時候特別要遵守紀律，要服從多數，要服從上級或中央，不管多數和上級或中央對與不對。

爲什麼不對也要服從呢？這因爲：

第一、這只是你認爲上級、中央或多數錯了。到底錯了沒有，還不知道，如果你認爲錯了，你就不服從，他認爲錯了，他就不服從，那就沒有黨，只有散夥了事。可是到底誰對了却並未弄明白。過去黨內任何叛徒，如陳獨秀、李立三、羅章龍、張國燾等人，都是以「中央錯了，我對了」的藉口，來反對中央，並另外成立中央，造成黨的分裂。可是以後事實證明，錯的恰是他們，而不是中央。

第二、退一步講，即使大多數和上級或中央真錯了，你也還要服從，先照錯誤的去執行。如果不這樣，就會引起組織上的分裂，行動上的不一致，削弱了黨的力量。在今天，關於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如傳中國社會的性質、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等等問題都是已經有了確實的結論的。所以你所不同意的意見，你所認爲自己對的，上級或大多數錯了的意見，大概不是關於革命基本問題的意見，而是關於個別的局部問題的意見，一般的說，一個共產黨員因爲局部的個別問題的意見不同，而引起黨的分裂是不對的。進一步講，即使你的意見是對的，但是爲了要實行你的對的意見，也只有服從上級。否則離開了大多數，離開了黨，你也無從去說服大多數和黨。你的意見也就無從實行。

一般的說，多數人的意見總是比较對的。然而，有時多數人的意見錯了，少數人的意見對了的也是有的。例如，當西安事變時，如果要在黨內展開討論，提付表決，那末多數的意

見很可能錯了的。爲什麼多數人的意見錯了，而少數人的意見倒反而對了呢？那是由於客觀事物的發展，歷史的進化還只有少數聰明、有天才、有遠見的人才看得到。在這種情形下，真理在少數人方面，而大多數人所主張的却是非真理。那怎麼辦呢？在這時候少數人還只有服從多數，服從非真理，取得組織上、行動上的一致，但在原則上仍舊保留並堅持自己的意見，並且告訴大家：雖然大多數錯了，我仍舊服從你們，但是我要聲明，照你們的辦法去作，是錯誤的，是要失敗的。這樣便是在組織上服從大多數。避免黨的分裂，但在原則上堅持自己的意見，在實際工作的每一步驟中，去說明大多數人的錯誤，去說服大多數。如果一年說服不了，就兩年，甚至五年、十年，只要你說服了大家，那就是一大功勞。但是，如果你一開始的時候，不耐心，不服從大多數，同黨發生了分裂，那就挽救不了黨。所以，即使真的大多數的意見錯了，上級錯了，甚至中央錯了，而你的意見是對的，那也要服從大多數，服從上級，服從中央，你不能單獨行動。你可以向上級控告，但是要按照一定的組織手續。要不然就引起黨的分裂，就要失去了黨。

第二種人提出另外的條件，他們說：他可以服從組織，服從上級，但一定要上級是能力的，要上級有本領，會講話，文化程度高。這就是說，以工作能力強弱爲服從的條件。

但是，首先說所謂能力強弱，也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的。有人以爲說話寫文章漂亮就是能力强，其實這是表面的看法，幹部的強弱應該在鬥爭中，尤其在艱苦環境中來考驗；能在

最艱苦的時候，仍能堅持鬥爭，那就是強的幹部。

其次，以能力強弱作爲服從與否的條件，根本是不正確的。因爲也可能有這樣情形，即使能力弱的在上面負責，而能力強的在他下面工作。要知道工作的分配是不可能完全很適當的。但是即使是領導者的能力比你弱，你也應該服從組織，因爲他是代表的組織。這是第一。第二，我們黨的領導是集體領導。即是負責人弱些，仍舊應該幫助他。今天是你的意見好，就實行你的意見。這樣，也就是等於你參加了領導。你能力強就應去幫助負責同志，而且要誠心誠意的去幫助負責同志，幫助領導機關。這是完全必要的，假使你不幫助他，同他調皮，爲難他，不服從他，那就是他的能力強也領導不好的。一個負責人，如果能夠得到大家幫助，是能夠把工作做好的。黨員應該有互助精神。否則不但負責人領導不好，就是你的工作也做不好。整個革命事業都做不好的。你如有好的辦法，儘可向黨提出，如果你真能幹，黨一定會提拔你，決不會長久埋沒人才的。但是自以爲能幹的人，在事實上，是否真的能幹，是大成問題的。同樣，你以爲領導者能力弱，在事實上，是否真弱也是成問題的。至於你是否比他強些，更是成問題的。也許你去做領導工作，可能做得更不如他。人是各有所長的，也許你的話說得漂亮，文章寫得好，可是實際工作不行，也許仗打得好，但是掌握政策不行。有人黨性強，但能力差，有人能力強，但思想不好，各有一方面。

如果要別人能力强，我才佩服他，服從他，那便是個人英雄主義，黨內是不容許英雄主

義存在的。今天我們不是服從個人，而是服從組織。黨內今天各個黨員的位置，不能如封神榜那樣，攪得都很稱職，然而在幹部缺乏的條件下，也沒有別的辦法。有些事明知叫某一幹部去擔任並不怎樣稱職，然而，沒有更強的幹部可派遣，事情是等着要做的，於是只好派他去了。但是我們也不能說，我們的幹部就全都不能稱職，一般說來，我們有許多工作做得並不比人家壞，而且還好些。事實上，任何一個機關，任何一個工作，要靠一個主要負責者獨個兒來支撐是無論如何做不好的。我們要建立集體的領導，我們應當互相幫助，不能要求領導者是萬能的，有一樣事情做不好就不滿意。所以，以領導者的能力強弱作為服從的條件是完全要不得的。

、第三種人是以負責人的資格為服從的條件。黨齡短，資格淺，在黨內沒有多大名聲，就服從他，大學生不服從中學生，老黨員不服從新黨員，這也是服從個人而不服從黨的組織。今天由於工作的發展，非用一些新幹部不可。如果有不服從新幹部的觀點，就是妨礙黨對新幹部的提拔。以資格來競爭是不對的，應當從工作上來競賽。黨員有時甚至要服從非黨幹部。如果負責幹部是非黨幹部那末黨員首先要來服從他。只有這樣工做才做得好。

第四種人是以組織上負責人地位的高低為服從的條件。上級黨部派出的同志，就不服從下級的負責人。當然，上級黨部派出的人，具有特殊的權力，可以指示，甚至改造下級黨部的工作。但是一般的講，上級黨負責人參加到下級黨部，就要服從下級黨部。否則就會造成

黨內特殊人物，養成個人權威，而削弱組織權威。他是上級的領導者，應當成爲執行民主集中制的模範者，縣委派到支部去的同志，在支部範圍內的事情，就應當服從支部的決定。如果上級派來的人，不服從下級的決定，那末下級的負責人就不能進行工作。黨內民主集中制不是誰領導誰，而是集體領導，你是領導我，同時又是我領導你。任何黨的領袖必須在黨的組織內，在服從黨內大多數，服從民主集中制的條件下，來實行他個人的領導。在我們黨內，個人的特權是沒有的，不以組織的名義去領導是不能允許的。毛澤東同志是全黨的領導者，然而他也服從黨的。

此外，還有一種人以領導人的態度好不好作爲服從的條件，以領導人態度是否好，是否自己的好朋友，會否和自己發生過糾紛，是否合得來爲服從的條件。這都是不對的，都是破壞黨的領導的，我們決不能以態度和感情爲服從的條件。只要原則把握的好，事情辦得好，就不必怕他的態度不好。我們是服從黨，服從中央，服從真理，而非服從個人。任何那一個個人都不值得我們服從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事情辦得好，他們代表真理，因此我們才服從他。以態度好不好作爲服從的條件仍是服從個人，是從個人利益和個人立場出發的，而不是從黨的立場出發的，這只能造成個人的結合，而不能鞏固黨的團結，這只會破壞黨的統一，在客觀上幫助了敵人。

總之，所有一切附有條件的服從都是不對的，應該是無條件的，絕對的服從。民主集中

制的原則要澈底執行。講的是這樣，而做的是那樣，這就是陽奉陰違的兩面派。有人說：「黨內鬥爭所注重的是原則問題，是政治問題；如果原則上和政治上對了，組織方式是次要問題，可以不必計較的」。這種說法是錯誤的。組織方式恰是一個大問題，是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如果組織方式錯了可以破壞黨的團結和統一，要保證和鞏固黨的團結和統一，首先要拿穩這個組織原則。

共產黨員還要有對事不對人，就事論事的精神。但是我們黨內往往還有這樣的事情，就是某人是我的好朋友，他做了錯事我就給他隱瞞一下，某人同我有私仇，於是遇到機會就給他一個報復，重重的打擊他一下，這就是對人不對事，被感情掩蓋了真理，是要不得的。我們共產黨員是主張真理的，只要人家所主張的是真理，即使這個人同我私人感情不好。也應該擁護他，如果人家主張的不是真理，那怕這個人是我的好朋友，也應該反對他，共產黨員更要服從組織，凡是組織的負責人，是領導者，即使我同他私人感情不好，也應該服從他。總之，我們要反對不服從多數，不服從組織，不服從上級，不服從中央的自由主義。黨員如果有不同的意見可以按一定的手續，向上級控告；但在上級未核准你的控告之前，你仍舊應該服從原來的決定。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的各級黨部應提倡越級控告，並且幫助下級黨員向上級控告。尤其關於處罰黨員的問題，如果被處罰者不服，那一定要讓他去控告，有些負責人怕黨員向上

級去誣告他們，因此反對越級控告，這是錯誤的。因為上級決不是那末糊塗的人，決不至於隨便相信人家的誣告，更何況人家控告你，你也可以控告他的。如果有人誣告別人，查明了是要受處分的，但是如對組織有意見而又不上級控告，只在底下亂攪那是不對的。

我們主張組織上的絕對服從，但允許控告，並且提倡原則上的爭論，不過控告要經過一定手續，向一定組織提出；爭論也不能破壞組織原則。

內 兩種例外情形和靈活執行命令。

至於組織上的絕對服從，遇到下面兩種情況之一，就應該作為例外處理：

一、發現上級負責人有反黨行為時。例如過去張國燾反對黨的中央，自己另外組織西北中央局，那時黨員就應該起來反對張國燾，擁護中央。過去在張國燾領導下的四方面軍工作的同志，現在還有很多留在黨內工作，是很好的同志，但他們都犯了一個錯誤，就是當張國燾組織自己的「中央局」時，大家沒有去反對他。

二、發現上級組織或負責人有叛黨或奸細行為時（必須有證據）應負責向中央控告，聽候中央解決。同時自己要提高警惕性。

執行上級黨指示和方針，服從其領導應當是靈活的，不是機械的，應當根據具體情況來決定，如果情況改變，甚至就要改變方針，下級應有能動性、自動性，應當靈活運用，靈活執行上級的指示，這恰是最好的服從。

例如遵照上級命令去打某處之敵人，而敵人已事先撤退了，這個仗當然就不打了，這決不能算是違犯上級的命令，反之，如敵人已走了，一定還要去放幾槍，那才是機械的執行命令了。又如決定了明天要罷工，但是到了明天，發現資本家一切都佈置好，罷工一定要失敗，那就應該臨時取消罷工的決定。這不是原則問題或方針問題，這是具體的行動，要按照當時當地的情況來決定的。

民主集中制的執行是帶有絕對性和無條件性的。然而絕對的無條件的服從不是不民主；相反，這恰恰是民主。只有不服從的極端自由主義思想才是不民主，因為這是要使全黨去服從部份，要多數去服從少數。

（劉少奇：「續論共產黨員修養」）

四 「願意」和「強迫」的統一

願意和強迫是矛盾的，而同時又是統一的。願意即是強迫，強迫即是願意。在我們黨內，因為對這問題弄不清，常常發生許多糾紛。例如有些同志在分配工作時，常要講價錢。例如說：「這工作我不願意去作，如果一定要我去，我的情緒是不會好的」。當然這只是一部分現象，大部分同志工作的情緒很高，工作很努力，有創造性和積極性。但有些同志只想找一種適宜於他個性發展的工作去作，而不問革命的需要如何，這是不對的。在革命事業

中，有各色各樣的工作，而黨員也各有其個性和特長——某種工作適宜於某些同志的長處的發展，這種情形是有的。在分配同志工作時，黨的組織部分的領導者應當注意這些問題，應當分配適當工作給各種幹部，儘可能使那工作是適於某些黨員的長處和其發展的。同時，被分配的黨員也可以而且也需要向黨的領導機關提出自己的意見。

但是在革命鬥爭中，有主要的工作與次要的工作。有時黨就只能根據工作的主要方面和工作的需要來分配幹部的工作。所以黨在分配幹部工作時，不能完全根據幹部的願意與否，而主要是決定於當時工作的需要。這樣，分配給某些幹部的工作，有時就可能是幹部自身所不願意作，而客觀上又非常需要的工作。

譬如黨需要加強武裝鬥爭，需要領導打仗，這就需要分配許多黨員去做軍事工作，去學習打仗。又如蘇聯新經濟政策時，需要大家去作生意，因此就號召許多黨員去學作生意。

在這種場合下，黨分配工作往往就不能只顧黨員本人的願意與否，而要多少帶些強迫性了。

其次，一切革命工作都是具體的，沒有抽象的革命工作。我們是革命的黨，是經常在實踐和行動中的。但是一切實踐工作都是具體的、切實的，而且都是很麻煩的、輕鬆的、如意的革命工作是沒有的。某些同志，特別是技術工作的同志，因為同一工作做的太久了，要求改行，比如我們這裏，有供給工作、醫務工作、交通工作、教育工作、組織工作、參謀工作

等，這些都是革命的實際工作。然而有些同志都不願意做這些工作，覺得這些工作都不適合于他們，他們怕瑣碎、怕麻煩，他們想出風頭，想痛快一下。

爲什麼有些同志不安心做這些工作呢？分析起來，有三個原因：

第一、因爲不懂得一切革命工作都是具體的，而具體的工作都是瑣碎的和麻煩的。

第二、由于個人英雄主義做祟，不管這工作對黨，對革命是否需要，而只顧這工作對於他個人有沒有發展前途，能出風頭。

第三、由于黨內、部隊內、機關內對於某些工作部門的認識不夠，不重視技術工作，因而而不重視做技術工作的人員，使得做技術工作的同志不安心。

在我們隊伍中要求調動工作的很多，而只有做首長的（如團長、政委、主任）才少要
求調動工作的。許多同志只想做首長而不願當副的。例如不肯當旅參謀長，而寧可當團長，這是所謂「寧爲鷄口，不爲牛後」的思想，也是等級思想，是個人英雄主義作怪，目的是想出風頭，達到自己的支配慾。應當知道，革命工作是多方面的，無論那種工作都是必須的。比如醫務工作、供給工作、電台工作、機要工作等均是具體的工作，都是缺一不可的。如果大家都不願意做，那就不管願意不願意，總要派一些人來担任這些工作的。同時革命工作都是具體的、實際的，除了這些具體的實際的工作以外，就再沒有什麼其它空洞的、抽象的工作了。

有些同志要求領導工作，要當英雄，其實一切工作都有領導作用，因為都是黨領導之下的工作，而黨的領導是集體的。如果你有創造性，能把這一項工作做得好，能發現這一項工作的規律性，或能推進技術的發明，甚至來一個技術革命，那對於黨對於革命，是一個大幫助，豈不也是起了很大的領導作用嗎？技術工作也能出英雄的，比如斯達吟諾夫就是普通煤礦工人出身的，可是他在平凡的挖煤工作中，成了英雄。此外在歷史上如瓦特因沸水沖開壺蓋而發明了蒸汽機，牛頓因蘋果落地而發現地心吸力，他們都成爲科學上的英雄。馬克思由最平凡、普通的商品研究起，而發現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法則。他們都是從平凡的大家不願幹的工作中，創造了奇蹟。

一切革命工作都有領導作用。斯大林同志所說的把組織領導提高到政治領導的水平也就是這個意義。也就是說，要把一切具體的瑣碎的工作提高到政治任務的水平。黨有一般的政治領導，如出主意、用幹部，但黨的政治路線、戰略策略的規定，是根據集體的意見，是大多數黨員的經驗教訓綜合和歸納起來的結果。任何人都能向黨提出這方面的意見。技術工作同志對黨的政治任務與方針也有權利提出各種意見。專門作一般的領導，只提方針任務而不作實際工作的人，是沒有的。而且一般的領導工作也是具體的麻煩的工作。譬如我就要作報告、要談話、要看電報、要解決問題，這也是麻煩的、實際的工作。每個同志的工作，在政治上都可以求發展的。每個同志應當切實負責擔任自己的那一部分工作，並同時注意自己那

分工作與全盤工作的配合。我希望每個同志應當如列寧所說的一樣，「多作日常的、細小的、麻煩的工作，少說漂亮話」。

技術工作是最有前途的，將來把敵人消滅掉，不打仗了，就要以技術工作爲中心。如蘇聯十月革命以後，就提出技術決定一切的口號，在新經濟政策時，列寧是號召黨員去學做生意、當店員。我們將來建設新中國，要大家管理國家，那時技術工作就要佔首要地位，而今天的軍事指揮員到將來也要到工廠裏去作工，到那時技術工作就要決定一切。因此技術工作是最有前途的，任何輕視技術工作的觀點都是錯誤的。

現在我來講願意與強迫的統一。

人的一切行動都是有意識的行動，都是爲思想所指導的；就是說，都是自由的。但是人的行動又常常是被迫的。譬如農民在炎熱的日光下種田，汗流如雨，這不是出於他的自願，而是被迫的。假如讓他在家裏乘涼睡覺，那他是非常願意的，但爲飢寒所迫，農民不能不終日辛苦勞作；同時這也是自願去作的，並沒有人強迫他。工人的作工也是一樣。

又舉一個例子。陝北開展生產運動，延安許多學校機關的工作同志與學生也被動員了起來去挖地、開荒、擔東西。有些女同志把肩担痛了，就用枕頭墊着去担，但大家都非常快活，來來去去唱着歌，笑哈哈的。爲了增加生產去墾荒是被迫的，但大家反都是自願的。因此都能够勝任愉快。

又譬如說，我們要革命，一般說也是被迫的。我們並不願意殺頭流血；但爲了人民的解放，却被迫着不能不革命。

又如打仗時衝鋒陷陣，流血犧牲，是被迫的；但革命戰士都自願的去這樣作。

所以，願意與強迫是矛盾的，同時又是統一的。農人種田，工人作工，是被迫的，同時又是自願的。幹革命事業是被強迫的，但同時又是自願的。我們打仗是被迫的，同是又是自願的。

先進的黨員在分配工作時無所謂願意不願意，高興不高興。工作應由客觀的需要來決定，不能由主觀的願望與興趣來決定。應當說，工作重要不重要，不應當說我願意不願意。凡是對革命必須的、重要的工作，只要我能够去作，我就應當去作，而且努力去作，願意與強迫是相反相成的，是矛盾的統一。願意與強迫在自覺的基礎上統一起來。人覺得天冷就要穿衣，肚飢就要吃飯，這都是強迫的；但是因爲人都自覺的去作便成爲願意的了。如果黨員自覺到那工作的重要，對革命的必須，他去努力担負那工作，這樣就變成了自願的了。反之，如果你沒有這自覺心，就成爲強迫的了。

我們黨的紀律也是自覺的。因爲大家知道黨的紀律重要，對革命是必須的，如果不處罰違反紀律的人，就不能維持黨的團結統一。大家知道了這個道理，就都能自覺的去遵守黨的紀律。有覺悟心的黨員能够首先自己遵守紀律，作遵守紀律的模範。對別的同志可以寬，對

自己應當嚴。這就是古人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律己以嚴，對人以寬」。因此，我們應當特別提高黨員的自覺性。黨員的自覺性高，工作情緒就好，強迫的成份就減少，工作就容易開展，容易作好。總之，黨的工作應當建立在廣大黨員的自覺性的基礎上。

